

羌語的施事者及其相關標記*

黃成龍

中國社會科學院

本文在眾多羌語方言土語語料的基礎上，比較和討論羌語施事者標記的形式和分布特徵，提出施事者標記並不區分主語與賓語；只有爲了消除語意上的歧義，即辨別哪個所指是施事者時，才使用施事者標記，也就是類型學上所謂的語意基礎上的標記。語意基礎上的標記是指施事者標記是否出現不受句法功能的限制，主要受語意和語用的限制。同時，在羌語中，施事者標記與其他格標記形式相同，本文還探討施事者標記與其他格標記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施事者標記的時間深度。

關鍵詞：類型學，語法關係，格標記，作格，漢藏語

1. 前言

藏緬語中許多語言沒有屈折性“格”形態標記（少數語言有屈折性“格”形態，如 Newar），但有表示動詞與其論元關係的標誌，通常把這種標誌稱爲結構助詞、格助詞或者後置詞 (postposition)。¹ 藏緬語的結構助詞、格助詞或者後置詞實際上是附著詞 (clitic)。附著詞是附著在片語前後，不是放在詞根上。在語法上附著詞是獨立詞，語音上與其他音合併。附著詞是表示動詞與動詞論元之間關係的標誌，故本文把附著詞稱爲格標記。從語意角度看，名詞常常可以作施事者、受事者、受益者、接受者、經歷者、目標、工具、處所等論元。藏緬語都有

* 本文是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研究計畫 (2005-2007) “羌語格標記比較研究”專案的階段性成果之一。作爲博士後研究學者結案報告，本文曾於 2007 年 6 月在中研院語言所發表。感謝中研院提供獎助金以及良好的工作環境。作者在台期間，承語言所前兩任所長鄭錦全教授、何大安教授、現任所長孫天心教授、余文生博士 (Dr. Jonathan P. Evans)、龔煌城教授、林英津教授、李壬癸教授、齊莉莎教授、張永利教授以及其他老師和同仁多方指點幫助，受益匪淺，在此表示由衷的謝意。作者亦要感謝一直關心、指導、幫助我的導師羅仁地教授 (Prof. Randy J. LaPolla) 和師母潘露莉博士。另拙稿蒙二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修改意見，謹此一併致謝。

¹ 已經出版的藏緬語簡志系列、新近出版的中國少數民族新發現語言研究叢書、胡素華 (2002) 都把格標記稱爲結構助詞。龔煌城 (Gong 1989) 稱爲格助詞。國外一些學者稱爲後置詞。

表示這些語意角色的不同標誌，其中施事者標記，有的學者稱為作格，也有的學者稱為施動格 (agentive marking)。羅仁地 (LaPolla 1992, 1994, 1995a-b, 2004) 統計了 100 多種藏緬語後發現，藏緬語中有的語言無施事者標記，如博多-嘎羅 (Bodo-Garo) 語言、納嘎 (Naga) 語、達尼 (Tani) 語言、克倫 (Karen) 語；有的語言的施事者標記是近期才發展的，如緬語、彝語；有的語言的施事者標記還比較鬆散，即不是強制性的，並不成系統；有的語言的施事者標記相對穩定，即已經成為強制性，成系統，如切邦 (Chepang) 語、內瓦爾 (Newari) 語、卡穆 (Kham) 語、松瓦爾 (Sunwar) 語以及一些藏語方言。如果施事者標記不是強制性的，並不成系統，其功能主要是為了消除語意上的歧義 (LaPolla 1992, 1994, 1995a-b, 2004)，充其量只能說是語意為基礎的標記 (semantically based marking) (Dixon 1994:Ch. 2)。語意為基礎的標記只是為了消除歧義，或者為語用目的才使用，不是成系統的，因此，不算作格型語言。只有句法基礎上的標記 (syntactically based marking) 表示論元的句法功能，通常才稱為作格型語言。

幾乎在所有羌語土語中都發現施事者標記，儘管學者們對其稱謂不一致，如孫宏開 (1981:149-150) 稱為施動主語/施動者助詞，劉光坤 (1987, 1998:209-210) 稱為施動助詞，黃布凡、周發成 (2006:198) 稱為施事助詞，LaPolla with Huang (2003:76-80)、Huang (2004:141-143) 以及黃成龍 (2007:113-116) 稱為施事格標記。孫宏開 (1981:149) 認為當句中主語和賓語不容易辨認或者需要強調時，才使用主語助詞。劉光坤 (1987, 1998:209-210) 提出麻窩羌語中施動助詞一般不必用，但當句中施動者不易辨認時，特別是當賓語提前，施動者不出現在主語位置時，施動助詞便不能省去。黃布凡、周發成 (2006:198) 認為曲谷羌語的施事助詞只在同體施事，即施受關係為同類事物的主語後出現，表示施事。LaPolla with Huang (2003:76-80)、Huang (2004:141-143) 以及黃成龍 (2007:113-116) 提到榮紅羌語和蒲溪羌語的施事格標記還不是強制性的，或者說是不成系統，僅僅是為了消除語意上的歧義。目前還沒有人對羌語施事者標記進行比較研究，探討其來源等。

1.1 本文研究之目的和背景

羌族自稱 rma、zme、zma、或 ma，各地音略異。羌族現聚居在四川省阿壩藏族自治州茂縣、汶川縣、理縣、松潘縣、綿陽市的北川羌族自治縣、² 以及平武縣。少量分布於四川省阿壩藏族自治州黑水縣、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² 清代稱為石泉縣，2003 年前叫北川縣；2003 年國務院批准為北川羌族自治縣。

州丹巴縣、貴州省銅仁地區石阡縣（623 人，1982 年統計）、江口縣。羌族在中國境內分布見〈圖 1〉：



〈圖 1〉中國境內羌族分布圖

近年陝西省漢中市寧強縣、略陽縣等地報導也有羌族分布。根據 2005 年人口抽查統計，四川省羌族人口有 35.5 萬，陝西省羌族人口不詳。大約有 60,000 多羌族（占總人口的 16.9%）和 50,000 多藏族目前還使用羌語（黃成龍 2009）。使用羌語的人中多數是生活在茂縣、汶川縣、理縣、松潘縣境內的羌族，其餘是生活在黑水縣被劃為藏族的人群所使用。居住在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縣的多數羌族、綿陽市的北川羌族自治縣（約 10 萬人）、貴州省銅仁地區石阡縣、江口縣以及陝西省漢中市寧強縣、略陽縣的羌族已經轉用漢語了。羌族在四川境內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和綿陽市北川羌族自治縣分布見〈圖 2〉：

四川省境內羌族聚居區分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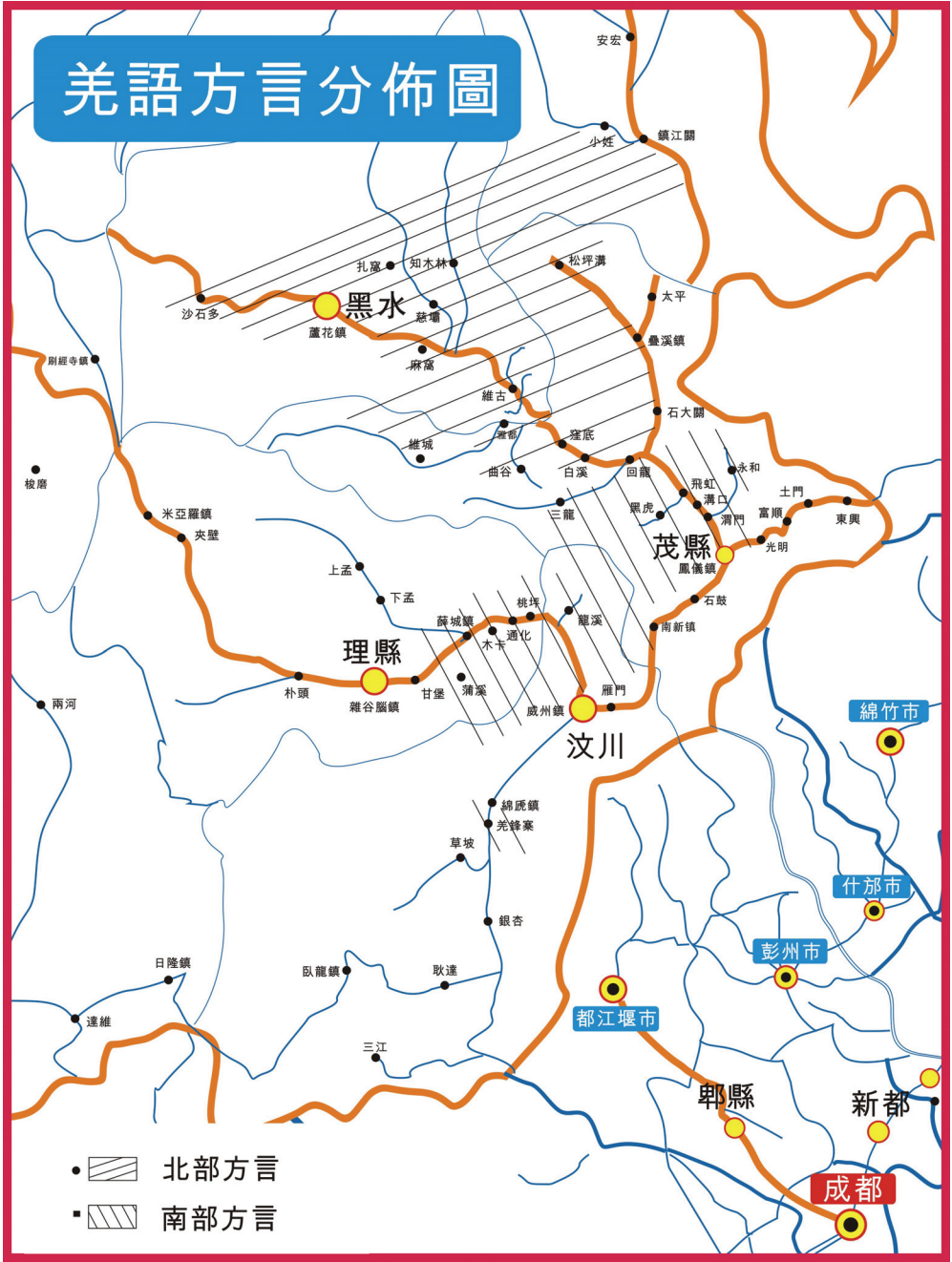
1:1250000



〈圖 2〉四川省境內羌族聚居區分佈圖

上個世紀八〇年代以前，有的學者把羌語歸入漢藏語系藏緬語族藏語支；有的學者認為羌語屬於漢藏語系藏緬語族，但語支未定。自孫宏開 (1981) 提出羌語屬於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羌語支以來，目前國內外學者普遍認同此說。羌語分為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孫宏開 1981:177-178）。使用羌語北部方言的人居住在黑水縣和茂縣赤不蘇區。孫宏開將北部方言分成五個土語：蘆花土語、麻窩土語、茨木林土語、維古土語和雅都土語。說南部方言的羌族生活在理縣、汶川縣和松潘縣鎮江關區。南部方言亦分為五個土語：大歧山土語、桃坪土語、龍溪土語、綿篴土語和黑虎土語。北部方言內部差異比南部方言內部差異小，北部方言各土語間可以通話；南部方言各土語間不能通話，只有在土語內部可以通話。劉光坤 (1998) 提出將南部方言劃分為七個土語，在原來五個土語的基礎上，增加三龍土語和較場土語。³ 羌語方言分佈見〈圖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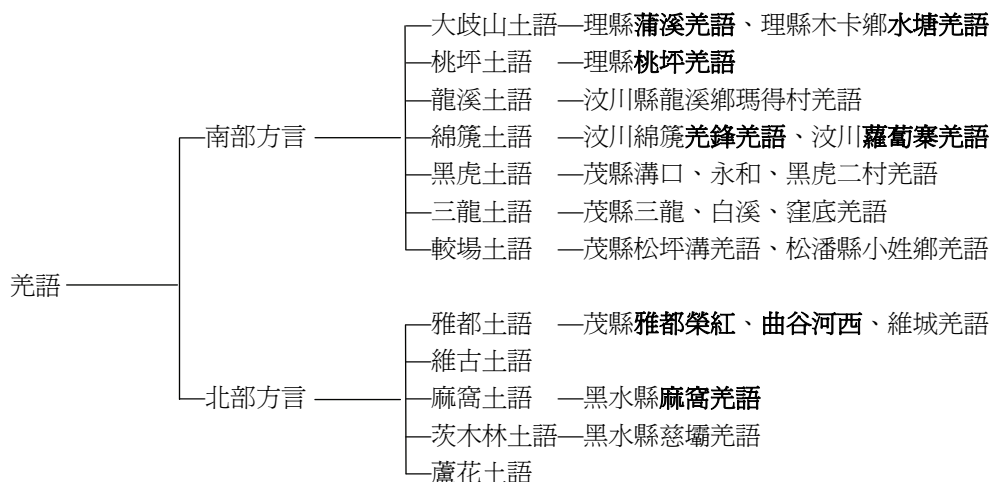
³ 黃布凡、周發成 (2006:285-286) 把茂縣曲谷、雅都、維城、窪底、白溪、三龍等歸為曲谷土語，黑虎土語歸為北部方言。羌語方言和土語劃分的界限仍然還有爭議。從形態看黑虎土語和三龍土語更接近北部方言。



〈圖 3〉羌語方言分布略圖

1.2 語料來源

茂縣雅都鄉俄口羌語（見黃布凡 1991:341-343）、茂縣曲谷鄉河西羌語（見黃布凡、周發成 2006:198）、黑水縣麻窩羌語（見劉光坤 1998:209-210）、理縣桃坪鄉桃坪羌語（見孫宏開 1981:149-150）。茂縣雅都鄉榮紅羌語為作者的母語，蒲溪羌語（王峰山、韓端公、王術德先生提供）語料是作者（2001-2002）調查的。木卡羌語（理縣教育局母語人余文發先生提供）、黑虎羌語（茂縣黑虎鄉二村母語人王興國先生提供）、綿籠羌語（汶川縣綿籠鎮簇頭村母語人汪紹興先生提供）、蘿蔔寨羌語（汶川縣雁門鄉蘿蔔寨母語人王明傑先生提供）的語料是余文生和作者 2006 年調查的。其他語料均來自羅仁地教授主持的香港特區政府大學資助委員會 (RGC) 資助研究項目 (2001-2004) “羌語方言地圖” 專案：茂縣維城鄉中村羌語（2001 年母語人陳代全先生記錄）、黑水縣慈壩羌語（2001 年毛明軍先生記錄）、松潘縣小姓鄉埃溪羌語（2001 年母語人毛明軍先生記錄）、茂縣松坪溝鄉麥石寨羌語（2001 年母語人龍德海先生記錄）、茂縣窪底鄉熱額辣羌語（2001 年母語人周發成先生記錄）、茂縣白溪鄉余家溝羌語（2001 年母語人余宗明先生記錄）、茂縣永和鄉臘普村羌語（2002 年周發成、余宗明先生記錄）、汶川縣龍溪鄉瑪得村羌語（2001 年母語人何星俊先生記錄）、茂縣三龍鄉勒依村羌語（2001 年母語人余曉平先生記錄）。本文所引用 19 個點的羌語方言土語語料見〈圖示 1〉：⁴



〈圖示 1〉本文引用的羌語方言及土語語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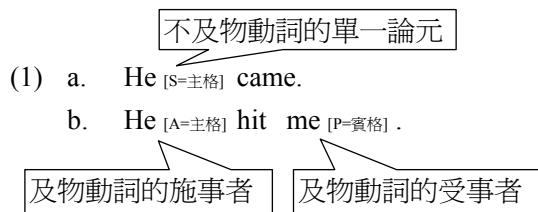
⁴ 此羌語方言土語劃分圖依據劉光坤 (1998:17-18) 劃分意見，因此，三龍土語和較場土語歸在南部方言。

本文根據〈圖示 1〉中 8 個羌語方言土語（以黑體標示）的語料詳細比較和分析羌語施事者標記的形式、分布及其功能，並進一步證實羌語的施事者標記是語意基礎上的標記，即爲了消除語意上的歧義才使用。我們稱之爲施事者標記 (the agentive marking)。與此同時，結合羌語其他 11 個土語進一步討論羌語各方言土語施事者標記與其他格標記的相互關係以及探討施事者標記的時間深度。

1.3 基本概念：S, A, 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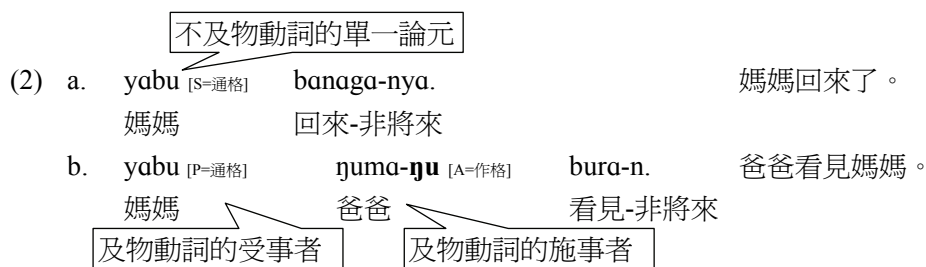
爲了便於討論不同語言的格標記和語法關係問題，語言類型學家 Comrie (1978, 1989:124-137)、Dixon (1979, 1994:6-8)、Van Valin & LaPolla (1997:263-270) 提出三個不同的術語 (tripartite distinction) 指不同的論元。Comrie (1978, 1989:124-137) 提出 S, A, P 三個語意概念，[S] 指不及物動詞的單一論元、[A] 指及物動詞的施事（主事）論元、[P] 指及物動詞的受事論元。Dixon (1979, 1994:6-8) 認爲有 S, A, O 三個原生的關係 (three primitive relations)，即語法概念，適用於所有語言，其中 [S] 指不及物動詞的主語、[A] 指及物動詞的主語、[O] 指及物動詞的賓語。Van Valin & LaPolla (1997:263-270) 爲了討論跨語言語法關係，提出 S, A, U 三個語意概念。[S] 指不及物動詞的單一論元、[A] 指及物動詞的廣義主事論元 (Actor)、[U] 指及物動詞的廣義受事論元 (Undergoer)。在討論羌語格標記或者語法關係時，作者將用 [S] 表示不及物動詞的單一論元、[A] 表示及物動詞的施事（主事）者、[P] 表示及物動詞的受事者。

從跨語言研究來看，有的語言在形態上可能是主-賓格標記 (nominative-accusative marking) 語言，如英語的代詞作不及物動詞的單一論元 [S] 與及物動詞的施事者 [A] 時，用相同標記；而作及物動詞的受事者 [P] 時，標記不同，即 [S, A] 標記。有的語言可能是作格-通格標記 (ergative-absolutive marking) 語言，如澳大利亞 Dyirbal 語的名詞短語作不及物動詞的單一論元 [S] 與及物動詞的受事者 [P] 時，標記相同；而及物動詞的施事者 [A] 標記不同，即 [S, P] 標記。世界上分布最廣的格標記是主格-賓格型標記，主要分布在多數印歐語以及其他許多語言，如例句 (1a) 中英語的第三人稱單數 *He* 作不及物動詞 *came* 的單一論元 [S]，在例句 (1b) 中第三人稱單數 *He* 作及物動詞 *hit* 的施事者 [A]，第一人稱代詞 *me* 作及物動詞 *hit* 的受事者 [P]。也就是說在例句 (1) 中不及物動詞的單一論元和及物動詞的施事者都用同一種形式（相同標記），即主格形式 *He*；而及物動詞的受事者用不同的標記，即賓格形式 *me*。英語代詞除了第二人稱數和格（僅指主格和賓格）對立消失外，其他代詞的單、複數形式的句法功能都是如此，因此英語的代詞是主-賓格標記，如例句 (1)：



〈圖 4〉主格-賓格標記（以英語為例）：Accusative marking

除了主格-賓格型標記外，另一種比較典型的格標記就是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提出來，且近年來學者們十分關注的作格-通格型格標記。這種標記在歐洲的巴斯克語 (Basque)、南島語、高加索地區的西北高加索語系 (Northwest Caucasian) 和納霍-達吉斯坦語系 (Nakho-Dagestanian)、美洲的一些語言和玻里尼西亞 (Polynesian) 等等一些語言中比較常見 (Dixon 1994:2-5)。像澳大利亞昆士蘭地區的 Dyirbal 語，名詞短語（代詞除外）作不及物動詞的單一論元 [S] 和及物動詞的受事者 [P] 時，都是無標記形式，若名詞短語作及物動詞的施事者，該名詞短語帶 -ŋu (Dixon 1994:10) 標記，如例句 (2)：



〈圖 5〉：作格-通格型標記（以澳大利亞南島語 Dyirbal 為例）：Ergative marking

在例句 (2a) 中 yabu “媽媽” 作不及物動詞 banaga-nya “回來了” 的單一論元 [S]，無任何標記。例句 (2b) 中 yabu “媽媽” 作及物動詞 bura-n “看見” 的受事者 [P]，也是無標記，而 ŋuma “爸爸” 作及物動詞 bura-n “看見” 的施事者 [A]，並帶標記 -ŋu。像例句 (2) 中 yabu “媽媽” 作不及物動詞的單一論元和及物動詞的受事者時，標記相同，都是無標記的，稱為通格 (absolutive)，ŋuma “爸爸” 作及物動詞的施事者帶標記 -ŋu，稱為作格標記 (ergative case marking)。換句話說 Dyirbal 語的名詞短語只要作不及物動詞的單一論元或及物動詞的受事者時，都是無標記的。如果名詞短語作及物動詞的施事者時，通常帶作格標記 -ŋu，因此 Dyirbal 語的名詞是作格-通格型標記。

2. 形式標記—施事者標記

羌語中不及物動詞的單一論元根據動詞的性質，可分為施事性和非施事性。如果不及物動詞是動作性動詞，其論元具有施事性。如果不及物動詞是靜態動詞，其論元沒有施事性。無論不及物動詞的論元是施事性，還是非施事性，都沒有任何標記，如例句 (3)-(4)：

(3) a. 南部：木卡話

[tɕibo]_[S] ts^he-ɣe kə-i.
3 複 橋-位格 去-狀態變化

b. 南部：綿箴話

[ɬaŋa]_[S] ts^ha-qa da.
3 複 橋-位格 去

c. 南部：黑虎話

[t^hyla]_[S] ts^hua qəsti-ta ha-qa-i.
3 複 橋 頭-位格 方向-去-狀態變化

d. 南部：蘿蔔寨話

[t^həla]_[S] ts^ha-ge tə-kə-i.
3 複 橋-位格 方向-去-狀態變化

e. 北部：榮紅話

[t^hemle]_[S] ts^hua-ta da-qə-tɕi.
3 複 橋-位格 方向-去-3 複
他們到橋上去了。

(4) a. 木卡話

[ka]_[S] ku-a.
1 單 怕-1 單

b. 綿箴話

[ŋa]_[S] qeu-ra.
1 單:話題 怕-1 單

c. 黑虎話

[qa]_[S] qu-a.
1 單 怕-1 單

d. 蘿蔔寨話

[qa]_[S] qu-a.
1 單 怕-1 單

e. 榮紅話

[qa]_[S] qu-a.
1 單 怕-1 單
我害怕。

例句 (3) 是典型的不及物動態動詞句，tɕibo/ɦaŋa/tʰyla/tʰəla/tʰemle “他們” 作不及物動態動詞 kə/da/qa/qə “去” 的單一論元，例句 (4) 是典型的不及物靜態動詞句，ka/ɦa/qa “我” 作不及物靜態動詞 ku/qeu/qu “怕” 的單一論元。在以上兩個例句裡，無論是動態動詞 kə/da/qa/qə “去” 的論元 tɕibo/ɦaŋa/tʰyla/tʰəla/tʰemle “他們”，還是靜態動詞 ku/qeu/qu “怕” 的論元 ka/ɦa/qa “我”，在所有羌語土語中都沒有格標記。

如果動詞是及物動詞，其中一個論元是事件的執行者、發動者或者致使者 (causer)，其他論元或是受事者，或是其他論元。羌語各方言土語都有個後置詞或後置附著詞有時出現在施事者（主事者）之後，標記該所指是動作的執行者、發動者或致使者。羌語各方言土語施事者標記形式如〈表 1〉：

〈表 1〉羌語施事者標記

	土語	地點	施事者標記
I	雅都土語	茂縣維城鄉中村	-kə
	雅都土語	茂縣雅都鄉俄口寨	-kə
	雅都土語	茂縣雅都鄉榮紅寨	-wu
II	雅都土語	茂縣曲谷鄉河西村	-ʂ
	茨木林土語	黑水縣慈壩鄉慈壩村	-ʂ
	較場土語	松潘縣小姓鄉埃溪村	-ʂ
	較場土語	茂縣松坪溝鄉麥石寨	-ɕ
	三龍土語	茂縣窪底鄉熱額辣寨	-ɕi
	三龍土語	茂縣白溪鄉余家溝村	-ɕi
	黑虎土語	茂縣永和鄉臘普村卡爾寨	-s/-ɕi
	綿虜土語	汶川縣雁門鄉蘿蔔寨	-sə

III	麻窩土語	黑水縣麻窩鄉	-ji
	桃坪土語	理縣桃坪鄉桃坪村	-i ³³
	綿籠土語	汶川縣綿籠鄉羌鋒村簇頭寨	-ji
	大歧山土語	理縣蒲溪鄉休溪寨	-i
	大歧山土語	理縣木卡鄉水塘寨	-i/-ti
其他	龍溪土語	汶川縣龍溪鄉瑪得村	-le ³¹
	三龍土語	茂縣三龍鄉勒依村	-χkən
	黑虎土語	茂縣黑虎鄉二村	-sta

從〈表 1〉可以看出，以上 19 個羌語土語中，16 個點的羌語的施事者標記形式可以分為三類：(I) -kə/-wu；(II) -ʂ/-ɕ/-s；(III) -i/-ji，而其他 3 個羌語土語的施事者標記各自獨立。施事者標誌 -ʂ/-ɕ/-s 出現在 8 個土語中，羌語中分布最廣；-i/-ji 的分布次之，出現在 5 個土語中；-kə/-wu 出現在雅都土語中。龍溪鄉瑪得村、三龍鄉勒依村、黑虎鄉二村羌語的施事者標記是各自發展起來的，很可能是不同來源。有趣的是木卡羌語有兩個施事者標記 -i~ti，它們呈互補分布，例如 (5)-(9)：

- (5) [ka-i/*-ti]_[A] [ɕu]_[P] a-k^hi-se.
 1 單-施事 碗 方向-打碎-狀態變化:1 單
 我把碗打碎了。
- (6) [nu-i/*-ti]_[A] [ɕu]_[P] a-k^hi-so.
 2 單:話題-施事 碗 方向-打碎-狀態變化:2 單
 你把碗打碎了。
- (7) [ʂə-i/*-ti]_[A] [ʂə-ta]_[P] ku to?
 誰-施事 誰-與格 害怕 疑問
 誰怕誰？（非所指-泛稱用法，第一個帶施事者標記，第二個帶與格標記）
- (8) [mə-i/*-ti]_[A] [ka-ta]_[P] tə-zɛ-i.
 別人-施事 1 單-與格 方向-打-狀態變化
 有人打了我。
- (9) [tɕilə ni nu-i/*-ti]_[A] [ɕu]_[P] a-k^hi-so.
 3 單 和 2 單:話題-施事 碗 方向-打碎-狀態變化:2 複
 他和你把碗打碎了。

從以上例句來看，木卡羌語的施事者標記 -i 只出現在單音節、指人代詞的後面，如例句 (5)-(9) 中的施事者分別是第一人稱單數 ka、第二人稱單數 nu、指人疑問代詞 sə 和不定代詞 mə。在這些所指後不能用施事者標記 -ti。如果是兩個所指一起出現時，施事者標記的選擇根據第二個所指來定用哪一個施事者標記，如例句 (9) 中儘管是並列代詞短語 tɕilə ɲi nu “他和你” 作施事者，施事者標記根據最近的名詞短語來選擇，因施事者標記出現在第二個所指 nu “你” 之後，因此也用標記 -i，不能用 -ti 標記。

如果一個及物動詞句的施事者不是單音節或者不是指人所指，施事者標記也只能用 -ti，不能用 -i，如例句 (10)-(15)：

- (10) [tɕilə-ti/*-i]_[A] [ɣu]_[P] a-k^{hi}-i.
 3 單-施事 碗 方向-打碎-狀態變化
 他把碗打碎了。
- (11) [tubzɛ-ti/*-i]_[A] [tutɕuə-ta]_[P] tə-zɛ-i.
 哥哥-施事 弟弟-與格 方向-打-狀態變化
 哥哥打弟弟。
- (12) [ɲu-ti/*-i]_[A] [ku-ta]_[P] kuə-tika-i.
 牛-施事 2 單:非話題-與格 方向-頂-狀態變化
 牛頂到你了。
- (13) [məme-ti/*-i]_[A] [ka-ta]_[P] sə-k^{hole}-zə-i.
 風-施事 1 單-與格 方向-吹-使役-狀態變化
 風把我吹倒了。
- (14) [ɣo-ti/*-i]_[A] [ka-(ta)]_[P] a-tɕya-i.
 石頭-施事 1 單-與格 方向-砸-狀態變化
 石頭砸到我了。
- (15) [nu ɲi tɕilə-ti/*-i]_[A] [ɣu]_[P] a-k^{hi}-so.
 2 單:話題 和 3 單-施事 碗 方向-打碎-狀態變化:2 複
 你和他把碗打碎了。

例句 (10) 和 (11) 中施事者分別是 tɕilə “他” 和 tubzɛ “哥哥”，雖然他們都是指人所指，但都不是單音節的，因此不能用施事者標誌 -i。例句 (12) 中施事者 ɲu “牛” 雖然是有生命的，但不是人，所以只能用 -ti。例句 (13) 中施事者是自然力

məmə “風”，是無生命的。例句 (14) 中施事者是 ko “石頭”，為無生命物體。例句 (15) 中施事者為代詞短語 nu ni tɕilə “你和他”，雖然是指人所指，由於羌語的施事者標記是加在名詞短語的最後，而 tɕilə “他” 是雙音節詞，所以 nu ni tɕilə 施事者標記只能用 -ti，不能用 -i 標記。

3. 施事者標記的分布

從是否成體系來看，如果施事者標記成系統，也就是說每個及物動詞句的施事者後都使用施事者標記，在類型學上一般稱為作格標記。如果不成系統，即不是每個及物動詞句的施事者後都使用施事者標記，就不是作格標記。羌語不是每個及物動詞句的施事者後都使用施事者標記，有時候用施事者標記，有時候不用施事者標記。什麼時候用，什麼時候不用，有其語意和語用的限制，與句法功能（所謂的‘主語’或者‘賓語’）基本上無關，如例句 (16)：

(16) a. 木卡話

[ka] _[A]	[p ^h inko ai-gu] _[P]	ʂə-dze-se.
1 單	蘋果 一-個	方向-吃-狀態變化:1 單

b. 綿箴話

[ŋa] _[A]	[p ^h inko a-ko] _[P]	ʂe-dze-ɕa.
1 單:話題	蘋果 一-個	方向-吃-狀態變化:1 單

c. 黑虎話

[qa] _[A]	[ɕimi ai] _[P]	tə-za.
1 單	蘋果 一:個	方向-吃:1 單

d. 蘿蔔寨話

[qa] _[A]	[p ^h inko a-dʒe] _[P]	fiə-die-sa.
1 單	蘋果 一-個	方向-吃-狀態變化:1 單

e. 榮紅話

[qa] _[A]	[səimi ou] _[P]	sə-dza.
1 單	蘋果 一:個	方向-吃:1 單

我吃了一個蘋果。

儘管例句 (16) 都是典型的及物動詞句，但以上 5 個土語的例句中施事者 ka/ŋa/qa “我” 都不帶施事者標記，這是因為施事者是有生命的所指 ka/ŋa/qa

“我”，受事者是無生命的所指 *ph'inko/ɕimi/səimi* “蘋果”，施事者的生命度比受事者高，故不用施事者標誌。一般說來，羌語的施事者標記只有當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論元出現在句中，爲了區分哪個論元是施事者，哪個論元不是施事者時，或者爲了區分哪種結構不是典型的結構（有標記結構或者引語結構）時，才使用，歸納起來施事者標記出現在以下幾種語意或語用場合：

3.1 生命度/指稱性限制

中國境內藏緬語中安多藏語的作格標記受句法的限制較大；在草登嘉戎語中，施事格標記主要受“認同等第” (empathy hierarchy) 的制約，如果施事者的認同度高於受事者，施事格標記一般不出現，若受事者的認同度高於施事者或者施事者和受事者地位相等，施事格標記會出現（孫天心、石丹羅 2002）。羌語各土語施事者標記儘管沒有像草登嘉戎語那樣受“認同等第”制約那麼嚴格，但羌語施事者標記的出現與否是受生命度等級 (animacy hierarchy) 差異和指稱性的限制，即受有生命與無生命以及有指 (referential) 與無指 (non-referential) 的制約。

3.1.1 生命度差異

當施事者爲非人動物、自然力、非生命物質等所指，其生命度低於受事論元時，施事者標記強制性出現，如例句 (17)：

(17) a. 木卡話

<i>[kʰuə-ti]_[A]</i>	<i>[ka-ta]_[P]</i>	<i>a-ka-i.</i>
狗-施事	1 單-與格	方向-咬-狀態變化

b. 綿箴話

<i>[kʰue-ji]_[A]</i>	<i>[a-ro⁵]_[P]</i>	<i>ʂa-ka.</i>
狗-施事	1 單-非施事	方向-咬

c. 蘿蔔寨話

<i>[kʰuə-sə]_[A]</i>	<i>[qa-to]_[P]</i>	<i>ɦa-dze.</i>
狗-施事	1 單-非施事	方向-咬

⁵ LaPolla (1992, 1994) 指出他在藏緬語中把這種標記稱爲非作格標記 (anti-ergative marking)，是由於 Comrie 已經用了這個術語。非作格標記在其他語言中比藏緬語更成系統，因此，他認爲確切地說在藏緬語中應該叫“非施事者 (anti-agentive marking) 標記”。本文稱之爲“非施事者標記”。

d. 榮紅話

[k ^h uə-wu] _[A]	[qa-ta] _[P]	ɦa-ɛdzɛ.
狗-施事	1 單-非施事	方向-咬

e. 黑虎話

[k ^h uə-sta] _[A]	[qa] _[P]	ɦa-dzɛ.
狗-施事	1 單	方向-吃

狗咬了我。

例句 (17) 是典型的及物動詞句，有生命所指 k^huə/k^hue “狗” 作及物動詞 ɛa/dzɛ/ɛdzɛ/dzɛ “咬” 的施事者，第一人稱單數 ka/a/qa “我” 作受事者。施事者和受事者都是有生命的所指，但施事者 k^huə/k^hue “狗” 的生命度比受事者 ka/a/qa “我” 的生命度低。因此，所有羌語土語施事者都帶施事者標誌。如果及物動詞的施受論元都是無生命的，而施事論元是自然力時，施事者標記在以上所有羌語土語以及桃坪羌語和麻窩羌語中也會強制性出現，如例句 (18)：

(18) a. 木卡話

[məme-ti] _[A]	[p ^h o-ta] _[P]	ʂə-k ^h ole-zə-i.
風-施事	樹-與格	方向-倒-使役-狀態變化

b. 綿箴話

[meme-ji] _[A]	[p ^h o] _[P]	ʂe-gui-zə.
風-施事	樹	方向-倒-使役

c. 南部：桃坪話（孫 1981:150）

[p ^h o ⁵⁵] _[P]	[ma ³³ ɛu ⁵⁵ -i ³³] _[A]	ʂ ³¹ -ɣgy ³³ -zi ³¹ .
樹	風-施事	方向-斷-使役

d. 黑虎話

[moku-sta] _[A]	[p ^h o] _[P]	ʂe-tʂe-zə-i.
風-施事	樹	方向-倒-使役-狀態變化

e. 榮紅話

[moku-wu] _[A]	[səf-lo-zgu] _[P]	da-tua-zə.
風-施事	樹-定指-棵	方向-倒-使役

f. 蒲溪話

[məi-i] _[A]	[p ^h o] _[P]	ʂe-ɣulie.
風-施事	樹	方向-斷

g. 北部：麻窩話（劉 1998:209）

[muzu- ji] _[A]	[p ^h əq] _[P]	da-χlə-ji.
風-施事	樹	方向-斷-狀態變化

h. 蘿蔔寨話

[muba- sə] _[A]	[çip ^h u] _[P]	die-p ^h u-na	die-qəta.
風-施事	樹	方向-吹倒-狀語	方向-倒

風把樹吹倒/斷了。

例句 (18) 也是典型的及物動詞句，məmə/meme/ma³³ku⁵⁵/moku/məi/muzu/muba “風”作及物動詞“吹倒/斷”的施事者，“樹”作受事者。施事者和受事者都是無生命的所指，但施事者“風”是自然力，具有破壞性。因此，以上 8 個羌語土語施事者都帶施事者標誌。如果及物動詞的施事論元是無生命的，但施事論元可以傷害有生命的實體，受事論元是有生命所指時，施事者標記在所有羌語土語中也會強制性出現，如例句 (19)：

(19) a. 木卡話

[ts ^h əse- ti] _[A]	[ka (-ə ¹)	dzi-χe] _[P]	tə-tçye-i.
刺兒-施事	1 單-(屬格)	腳-位格	方向-刺-狀態變化

b. 綿箴話

[a-ki	gəu-ji] _[P]	[ts ^h ə- ji] _[A]	tə-tsə.
1 單:非話題-屬格	腳-定指	刺兒-施事	方向-刺

c. 黑虎話

[ts ^h əma- sta] _[A]	[qa-ts	dzoqa] _[P]	a-p ^h a-i.
刺兒-施事	1 單-屬格	腳	方向-刺-狀態變化

d. 蘿蔔寨話

[ts ^h ə- sə] _[A]	[qa	go] _[P]	je-tçə-i.
刺兒-施事	1 單	腳	方向-刺-狀態變化

e. 榮紅話

[ts ^h əma- wu] _[A]	[qa	dzoqu-ka] _[P]	ə-tçə.
刺兒-施事	1 單	腳-位格	方向-刺

刺兒刺到我的腳了。

例句 (19) 還是典型的及物動詞句，ts^həse/ts^hə/ts^həma “刺兒”作及物動詞

tɕye/tsə/p^ha/tɕə “刺”的施事者，名詞短語“我的腳”作受事者。施事者是無生命的所指，但施事者 ts^həse/ts^hə/ts^həma “刺兒”能傷害有生命的所指，而且，其生命度比受事論元“我的腳”低，因此，以上 5 個羌語土語施事者都帶施事者標誌。

3.1.2 受指稱性限制

如果同一個名詞，指不同的所指，且是無所指 (non-referential)；名詞短語在句中既作施事，又作非施事時，作施事的名詞必須帶施事者標記，如例句 (20)：

(20) a. 木卡話

[ɕə-i] _[A]	[ɕə-ta] _[P]	qu	to?
誰-施事	誰-與格	怕	疑問

b. 蒲溪話

[ɕe-i] _[A]	[ɕe] _[P]	qu?
誰-施事	誰	怕

c. 綿箴話

[ɕe-ji] _[A]	[ɕe-ro] _[P]	qeu?
誰-施事	誰-非施事	怕

d. 蘿蔔寨話

[sa-sə] _[A]	[sa-to] _[P]	qu?
誰-施事	誰-非施事	怕

e. 榮紅話

[sə-wu] _[A]	[sə-ta] _[P]	qu?
誰-施事	誰-非施事	怕

f. 黑虎話

[si-sta] _[A]	[si] _[P]	qu?
誰-施事	誰	怕
誰怕誰？		

例句 (20) 中指人疑問代詞 ɕə/ɕe/sa/sə/si “誰”既作及物動詞 qu/qeu “怕”的經歷者，同時，又作主題，把經歷者當作施事者的疑問代詞“誰”在以上 6 個羌語土語中都帶施事者標記。

黃布凡、周發成 (2006:198) 指出曲谷羌語的施事者標記只出現在同一名詞既作施事、又作受事的不同所指中，如例句 (21)：

- (21) a. qəə¹ dzə-ka [mi-ʂ]_[A] [mi]_[P] dzə.
 從前 事-位格 人-施事 人 吃
 從前，人吃人。
- b. [k^huə-ʂ]_[A] [k^huə]_[P] zdzezdze.
 狗-施事 狗 咬
 狗咬狗。
- c. [k^hə'we-ʂ]_[A] [k^hə'we]_[P] t^hətt^hə.
 山羊-施事 山羊 頂
 山羊頂山羊。

例句 (21a) 中 mi “人” 既作及物動詞 dzə “吃” 施事者，同時，又作該動詞的受事者，而作施事的所指 mi “人” 帶施事者標記 -ʂ。例句 (21b) 中 k^huə “狗” 既作及物動詞 zdzezdze “咬” 的施事者，同時，又作該動詞的受事者，而作施事的所指 k^huə “狗” 帶施事者標記 -ʂ。例句 (21c) 中 k^hə'we “山羊” 既作及物動詞 t^hətt^hə “頂” 的施事者，同時，又作該動詞的受事者，而作施事的所指 k^hə'we “山羊” 帶施事者標記 -ʂ。從現有文獻看，曲谷羌語的施事者標記只在這種結構中強制性出現，其他結構中施事者標誌不出現。

3.2 受句法結構的限制

羌語施事者標記出現與否取決於生命度等級差異和指稱性的制約之外，還受句法結構的制約，如三個參與者事件、直接引語、反身結構、假分裂結構 (pseudo-cleft constructions) 的制約。

3.2.1 雙及物動詞句

雙及物動詞句一般有三個參與者，所以也稱為三個參與者事件。在三個參與者中包括給予者 (giver) 或者動作者 (施事)、主題 (theme)、接受者或者受益者 (參考 LaPolla with Huang 2003:76)。除了主題可以是有生命的所指或無生命的所指外；施事者與接受者或者受益者都是指人所指。為了區分哪個所指是施事者，

哪個所指是接受者或者受益者，在這種情況下，有的羌語中施事者和接受者或者受益者都帶標記。施事者帶施事者標記，受益者和接受者帶非施事者或者屬格或者與格標記，如例句 (22)：

(22) a. 木卡話

[tubzɛ-ti] _[A]	tutʃu-zo	[ɕtɕedzə] _[P]	dzə.
哥哥-施事	弟弟-與格	錢	給

b. 綿箴話

[ɕuepo-ji] _[A]	tutsu-ro	[dzolo/dzəndzi] _[P]	dza-da.
哥哥-施事	弟弟-非施事	錢	方向-給

c. 黑虎話

[ɦa-kuə-sta] _[A]	tuə-ts	[dzikuə] _[P]	da-ta-u.
哥哥-施事	弟弟-屬格	錢	方向-給-示證

d. 蘿蔔寨話

[tubra-sə] _[A]	tutsu-to	[ɕiɕi] _[P]	zə-u.
哥哥-施事	弟弟-非施事	錢	給-示證

e. 榮紅話

[tuwa-le:-wu] _[A]	tutʃu-le:-ta	[dziguə] _[P]	de-le-wu.
哥哥-定指:個-施事	弟弟-定指:個-非施事	錢	方向-給-示證

f. 麻窩話 (劉 1998:211)

[təbaʔ] _[A]	təxtʃa-ɕi	[p ^h iautsə] _[P]	da-gzə-ʃ.
哥哥	弟弟-非施事	票子	方向-給-後加

哥哥給弟弟錢。

例句 (22) 是典型的雙及物動詞句，tubzɛ/ɕuepo/ɦa-kuə/tubra/tuwa/təbaʔ “哥哥” 是雙及物動詞 dzə/da/ta/zə/le/gzə “給” 的給與者，tutʃu/tutsu/tuə/tutʃu/təxtʃa “弟弟” 是該動詞的接受者，而“錢” 是被給的物，作主題，除了麻窩羌語給與者“哥哥” 不帶施事者標記外，其他 5 個土語的給與者“哥哥” 都帶施事者標記 -ti/-ji/-sta/-sa/-wu。在帶有受益者的雙及物動詞句中，多數羌語土語的施事者也強制性地帶施事者標記，如例句 (23)：

(23) a. 木卡話

[p^hu zɑzɿ-nə-ti]_[A] ka-zo [p^hu a-la]_[P] tə-zɑzɿ-i.
衣服 縫-名物化-施事 1 單-與格 衣服 一-件 方向-縫-狀態變化

b. 綿箊話

[p^hu zəi-mu-ji]_[A] a-ki [p^hu a-le]_[P] te-zəi.
衣服 縫-名物化-施事 1 單:非話題-屬格 衣服 一-件 方向-縫

c. 麻窩話

[ɿəɹa-n-ji]_[A] qa-k [p^huβa a-ʂkuə]_[P] dar-ra-sa.
縫-名物化-施事 1 單-屬格 衣服 一-件 方向-縫-完

d. 榮紅話

[fa jeji-m-wu]_[A] qa-tɕ [fa a-qəj]_[P] tə-jeji.
衣服 縫-名物化-施事 1 單-屬格 衣服 一-件 方向-縫

e. 黑虎話

[ts^haifən(-sta)]_[A] qa-ts [gueʂ ai]_[P] tə-jə-i.
裁縫-施事 1 單-屬格 衣服 一-件 方向-縫-狀態變化

f. 蘿蔔寨話

[p^hu zɑ-mi]_[A] qa-ge [p^hu a-rə]_[P] tə-ra.
衣服 縫-名物化 1 單-位格 衣服 一-件 方向-縫

g. 蒲溪話

[p^hu zə-m]_[A] qo-zo [p^hu a-la]_[P] te-zə-i.
衣服 縫-名物化 1 單:非話題-與格 衣服 一-件 方向-縫-狀態變化
裁縫給我縫了一件衣服。

例句 (23) 是有受益者的典型的雙及物動詞句，“裁縫（縫衣服的人）”是雙及物動詞“縫”的動作者，第一人稱單數“我”是該動詞的受益者，而“一件衣服”被做的東西，看作是主題，除了蘿蔔寨羌語、蒲溪羌語動作者“裁縫”不帶施事者標記外，其他 5 個土語的動作者（施事者）“裁縫”都帶施事者標記 -ti/-ji/-wu/-sta。

3.2.2 直接引語

除了以上句法結構中的施事者在大多數羌語土語中帶施事者標記外，在引語結構中，如果是直接引語時，引語外的敘述者在多數羌語中一般帶施事者標誌，如例句 (24)：

- (24) a. 木卡話
 [ka-tɕi/-əʔ vaje vamiə-ti] duə “ɕuatsuə mi-pʰəlu”.
 1 單-家/-屬格 爸爸 媽媽-施事 說 拐杖 否定-值錢
- b. 綿箴話
 [a-vu ɕueja ɕuemia-ji] diu “tatɕʰu-ji mi-pʰeliu”.
 1 單:非話題-家 爸爸 媽媽-施事 說 拐杖-定指 否定-值錢
- c. 蒲溪話
 [qa ma qa ka-i] ɕuatsu
 1 單:非話題 媽媽 1 單:非話題 爸爸-施事 拐杖
 pʰe mi-lu uʔ.
 值錢 否定-來 說
- d. 蘿蔔寨話
 [qa apu na ama-sə] dza-i “ɕu tsə-tʰi tɕo ma-lo”.
 1 單 爸爸 和 媽媽-施事 說-狀態變化 拐杖 這-個 價錢 否定-值錢
- e. 榮紅話
 [tɕile tatə na ma-wu] kuaipʰats tse: pʰu mo-lu ji.
 1 複 爸爸 和 媽媽-施事 拐杖 這:個 價錢 否定-值錢 說
- f. 黑虎話
 [tse ja nə ma] tʰuəl-na, “tsə-za panpa-tsa dzikuə ma-lu”.
 1 複 爸爸 和 媽媽 說-句尾 這-個 棒棒-這 錢 否定-來
 我爸媽說: “拐杖不值錢”。

例句 (24) 是直接引語結構，引語外的述說人“我爸媽”被當作動詞 duə/diu/ uʔ/dza/ji/tʰuəl “說”的施事者，以上 6 個羌語土語中，除了黑虎羌語引語外的述說人“我爸媽”不帶施事者標記外，其他土語中引語外的述說人“我爸媽”都帶施事者標記。如果動詞“說”帶有聽話者，述說者在多數土語中，仍然帶施事者標記，如例句 (25)：

- (25) a. 木卡話
 [satɕu-ti] sabzɕ nə-tə-zo duə “mə-əʔ/-tɕi
 妹妹-施事 姐姐 兩個-與格 說 別人-屬格/-家
 tɕibzi tsə-dza-nə”.
 兒子 禁止-笑-2 複

b. 綿箊話

[liu-ji] ɤuetɕe nə-ko-zəi diu “me-ki
妹妹-施事 姐姐 兩個-對象 說 別人-屬格
tsə-ro tɕi-dzə-nə”.
兒子-非施事 禁止-笑-2 複

c. 蘿蔔寨話

[zoje-sə] sabra ni-tsə-ge də-da
妹妹-施事 姐姐 兩個-位格 方向-說
“məi fəŋa tɕe-dzə-pu-nə”.
別人 兒子 禁止-笑-做-2 複

d. 榮紅話

[satʂu̯-ɿ:-wu] sawa le-ze-ta
妹妹-定指:個-施事 姐姐 定指:兩個-非施事
mi tɕi-le: tɕa-dzəɕ-wu-i kə ji.
別人 兒子-定指:個 禁止-笑-3 單-2 複 如此 說

e. 黑虎話

[jəsa] jə-za fa-tɕi kəta tʰuəl-nə,
妹妹 兩個 姐姐 跟前 說-句尾
mə-ts tɕi tsə-dzə-zə-i.
別人-屬格 兒子 別-笑-使役-2 複
妹妹對兩個姐姐說：“別嘲笑別人的兒子”。

例句 (25) 中引語外的述說人 satʂu/liu/zoje/satʂu̯/jəsa “妹妹” 被當作動詞 duə/diu/də/ji/tʰuəl “說” 的施事者，“兩個姐姐” 作該動詞的對象。以上 5 個羌語土語中，除了黑虎羌語引語外的述說人 “妹妹” 不帶施事者標記外，其他土語中的引語外的述說人 “妹妹” 都帶施事者標記。

3.2.3 反身結構

在許多羌語支的語言中，反身結構一般不帶施事者標記，比如：嘉絨語的反身前綴 ɣʏ- 使及物動詞變成不及物動詞；所有反身動詞都是不及物動詞，而且不能有作格標記（向柏霖 2008:78）。羌語的反身結構和其他羌語支語言迥然不同，在反身結構中，如果反身代詞在同一個句子中被同時用作施事者和受事者，作為施事者的反身代詞一定帶施事者標記，如例句 (26)：

- (26) a. 木卡話
 [ka-kui-ti]_[A] [ka-kui-ta]_[P] tsa.
 1 單-反身-施事 1 單-反身-與格 看
- b. 蒲溪話
 [ŋa-ku-i]_[A] [ŋa-ku]_[P] tsi¹.
 1 單-反身-施事 1 單-反身 看:1 單
- c. 綿箴話
 [ŋa-ki-ji]_[A] [ŋa-ki-ro]_[P] qetʃe-ra.
 1 單-反身-施事 1 單-反身-非施事 看-1 單
- d. 榮紅話
 [qa-qəi-wu]_[A] [qa-qəi-ta]_[P] tsa.
 1 單-反身-施事 1 單-反身-非施事 看:1 單
- e. 黑虎話
 [qa-ni-sta]_[A] [qa-ni]_[P] tɕa.
 1 單-反身-施事 1 單-反身 看
- f. 蘿蔔寨話
 [qa-ge-sə]_[A] [qa-ge]_[P] sə-a.
 1 單-反身-施事 1 單-反身 看-1 單
 我自己看自己。

例句 (26) 中第一個“自己”是感知動詞“看”的感知者，被看作是施事者，在以上 6 個羌語土語中都帶施事者標記。在例句 (27) 中第一個“自己”作動詞“打”的施事者，第二個“自己”作動詞“打”的受事者，在以下 6 個土語裡也都帶施事者標記：

- (27) a. 木卡話
 tɕilə [wei-ti]_[A] [wei-ta]_[P] zɕ.
 3 單 3 單:反身-施事 3 單:反身-與格 打
- b. 蒲溪話
 [mu-i]_[A] [mu]_[P] ʃe.
 3 單:反身-施事 3 單:反身 打
- c. 綿箴話
 [ɦa-ji kezi]_[A] [kezi-ro]_[P] tua.
 3 單-施事 3 單:反身 3 單:反身-非施事 打

d. 榮紅話

t^he: [nini-wu]_[A] [ni:-ta]_[P] dzete.
 3 單 3 單:反身-施事 3 單:反身-非施事 打

e. 黑虎話

[ny-sta]_[A] [ny]_[P] tɕa.
 3 單:反身-施事 3 單:反身 打

f. 蘿蔔寨話

t^hə [zo-ge-sə]_[A] [zo-ge]_[P] tu.
 3 單 3 單:反身-施事 3 單:反身 打
 他自己打自己。

3.2.4 假分裂結構

在典型的假分裂結構中，出現在句首的名詞短語通常作話題，繫詞出現在句尾，繫詞之前的名詞或者小句是焦點 (focus)，在多數羌語土語中，作為焦點的施事者一般都帶施事者標記，如例句 (28)：

(28) a. 綿箴話

pesi [[a-ki]_[A] zuepe sueme-ki] le.
 今天 1 單:非話題-屬格 地 掃-名物化 是

b. 麻窩話 (劉 1998:210)

pəsi [[qa-ji]_[A] dzɤdzɤ-s] ɲuə.
 今天 1 單-施事 掃-名物化 是

c. 黑虎話

pəi [[qa-sta]_[A] χuan dzuəts-ka] ɲui.
 今天 1 單-施事 地板 掃-名物化 是

d. 蘿蔔寨話

pəiçi [[qa-sə]_[A] zuəbu dzuidzui] tɕ^he-sa.
 今天 1 單-施事 地 掃 要-狀態變化:1 單

e. 榮紅話

pəs [[qa(-wu)]_[A] tɕi dzu-s] ɲuə.
 今天 1 單-施事 房子 掃-名物化 是
 今天是該我掃地。

例句 (28) 中時間名詞 *pesi/pəsi/pəi/pəiçi/pəs* “今天” 出現在句首作話題，而施事者 *a/qa* “我” 出現在話題 “今天” 之後，繫詞 *le/ŋuə/ŋui* “是” 之前，連同 “掃地” 一起構成名物化小句，並作焦點。在以上 5 個羌語土語中除了綿箴羌語的施事者不帶施事者標記外，其他土語的施事者 *a/qa* “我” 都帶施事者標記。

(29) a. 木卡話

[tɕi-ze k^huə]_[P] [[ka-i]_[A] tə-po-se].
那-隻 狗 1 單-施事 方向-買-狀態變化:1 單

b. 綿箴話

[fɛa-ko k^hue]_[P] [[ŋa-ji]_[A] te-po-ɕa-ki] le.
那-隻 狗 1 單-施事 方向-買-狀態變化:1 單-名物化 是

c. 黑虎話

[t^hə-za k^huə]_[P] tsa [[qa-sta]_[A] zə-pə-ka] ŋui.
那-隻 狗 那個 1 單-施事 方向-買-名物化 是

d. 蘿蔔寨話

[k^huə t^hi-to]_[P] [[qa-sə]_[A] zə-pu-sa].
狗 那-隻 1 單-施事 方向-買-狀態變化:1 單

e. 榮紅話

[k^huə t^he-ze]_[P] [[qa-wu]_[A] zə-pə-ji] ŋuə.
狗 那-隻 1 單-施事 方向-買-狀態變化 是
那隻狗是我買的。

例句 (29) 中名詞短語 “那隻狗” 出現在句首作話題，而真正的施事者 *ka/ŋa/qa* “我” 出現在話題 “那隻狗” 之後，繫詞 *le/ŋuə/ŋui* “是” 之前，連同動詞短語 *te-po/tə-po/zə-pə/zə-pu* “買” 一起構成名物化小句，並作焦點。在以上 5 個羌語土語中施事者 *ka/ŋa/qa* “我” 都帶施事者標記。

3.2.5 許可/使役結構

在許可結構和使役結構中，多數羌語的致使者論元一定帶施事者標記，如例句 (30)：

- (30) a. 木卡話
 [tɕilə-ti]_[A] kə-ta kə-zə-i.
 3 單-施事 1 單-與格 去-使役-狀態變化
- b. 綿箴話
 [ɦa-ji]_[A] a-ro ke-zə-u.
 3 單-施事 1 單:非話題-非施事 去-使役-示證
- c. 黑虎話
 [tʰegu-sta]_[A] a-kəta ə-kə-jin dzə-n.
 3 單-施事 1 單-跟前 方向-走-2 單 說-2 單
- d. 蘿蔔寨話
 [tʰə-sə]_[A] qa-to ɦa-wu-ʂə-i.
 3 單-施事 1 單-非施事 方向-去-使役-狀態變化
- e. 榮紅話
 [tʰe:] qa kə-z ɤu.
 3 單 1 單 去-使役 願意
 她讓我走。

例句 (30) 在語意上是許可結構，在句法上除了黑虎羌語用引語結構，其他羌語都是使役結構。許可者 tɕilə/ɦa/tʰegu/tʰə/tʰe: “他” 在句中作施事者，被許可者 ka/a/qa “我” 既是許可者的受事，同時也是不及物動詞 ke/kə/wu “去” 的施事者。除了黑虎羌語和榮紅羌語外，其他土語中被許可者都帶非施事者標記或與格標記。被許可者 ka/a/qa “我” 的謂語 “去” 都帶使役後綴 -zə/-ʂə/-z。除了榮紅羌語外，許可者都帶施事者標記。

- (31) a. 木卡話
 [tɕilə-ti]_[A] tɕibzɕ-zo [sə] ʂə-tʰie-zə-i.
 3 單-施事 孩子-與格 藥 方向-喝-使役-狀態變化
- b. 綿箴話
 [ɦa-ji]_[A] kebretsə-ro jue ʂe-tʰie-zə.
 3 單-施事 孩子-非施事 藥 方向-喝-使役
- c. 黑虎話
 [tʰegu-sta]_[A] dzuama-ka [sə] ə-zə-n dzə-u.
 3 單-施事 孩子-屬格 藥 方向-吃-2 單 說-示證

d. 榮紅話

[tʰe:(-wu)]_[A] tɕymi-le: [sipe] sə-dzi-z_ɛ
 3 單-施事 1 單-定指:個 藥 方向-吃-使役

e. 蘿蔔寨話

[tʰə] ɸaŋa-to [səke] ɸa-tie-ʂə-i.
 3 單 孩子-非施事 藥 方向-喝-使役-狀態變化
 他使（讓、叫）孩子吃了藥（使役式）。

例句 (31) 在句法上除了黑虎羌語用動詞 dzə “說” 構成引語結構，其他羌語都是使役結構。致使者 (causer) tɕilə/ɸa/tʰegu/tʰe/tʰə “他” 在句中作施事者，被致使者 (causee) tɕibzɛ/kebretsə/dzuama/tɕymi/ɸaŋa “孩子” 既是致使者的受事，同時也是及物動詞 tʰie/zə/dzi/tie “喝/吃” 的施事者，被致使者 tɕibzɛ/kebretsə/dzuama/tɕymi/ɸaŋa “孩子” 的謂語 tʰie/zə/dzi/tie “喝/吃” 都帶使役後綴 -zə/-ʂə/-z_ɛ。除了蘿蔔寨羌語外，致使者都帶施事者標記。

從現有的桃坪羌語語料（孫宏開 1981:109）來看，桃坪話的許可結構中的許可者一般省略，被許可者帶施事者標記，如例句 (32)：

- (32) a. no⁵⁵ zɛ²⁴¹ lie³³-nə³¹, [tʰa⁵⁵lə⁵⁵-i³¹]_[A] ɤa¹³-χuə³³la³³ !
 1 單:話題 病 有-2 單 3 單-施事 邀約-洗
 你有病，讓他洗吧！
- b. kuə³¹tʰya⁵⁵ χa³¹-ly³³-səŋ³¹, [tʰa⁵⁵χua⁵⁵-i³¹]_[A] ɤa¹³-tsia³³ !
 2 複 方向-來-2 複 3 複-施事 邀約-看
 你們出來，讓他們看！

例句 (32a) 和 (32b) 都是許可結構，兩例句中的許可者都省略，被許可者 tʰa⁵⁵lə⁵⁵ “他” 和 tʰa⁵⁵χua⁵⁵ “他們” 都帶施事者標記 -i³¹。被許可者的謂語 χuə³³la³³ “洗” 和 tsia³³ “看” 都帶邀約 (hortative) 前綴 -ɤa¹³。

3.3 受信息結構的限制

根據信息結構理論 (information structure) 中話題和焦點的關係來看（Lambrecht 1994, LaPolla 1995c[2005], 羅仁地、潘露莉 2005），羌語句子的結構是話題-評述結構，語意角色中作為施事的論元比其他論元更具有話題性。因此我們發現最

常用的情形（即統計學上的無標記）⁶ 是施事者是話題，在這種情況下施事者不需要帶施事者標記；其他語意角色，通常是評述的一部分，它們與謂語一起共同構成評述（黃成龍、王術德 2007）。如果施事者是強調（窄焦點）或者不在句首作話題時，在多數羌語土語中施事者強制性地帶施事者標記。

3.3.1 施事者作焦點

當詢問“誰”作某事（名詞作為窄焦點時），強調“某人”做或者做了某事時，施事者必須帶施事者標記，如例句 (33)：

(33) a. 木卡話

[ʃato-ti] _[A]	[ku] _[P]	a-k ^{hi}	to?
誰-施事	碗	方向-打碎	疑問

b. 綿箴話

[ʃə-ji] _[A]	[kəi] _[P]	ʃe-tʃ ^{he}	ni?
誰-施事	碗	方向-打碎	疑問

c. 黑虎話

[sə-sta] _[A]	[kuətʃa] _[P]	fi-a-q ^{hi}	tʃa?
誰-施事	碗	方向-打碎	疑問

d. 蘿蔔寨話

[sa-sə] _[A]	[ku] _[P]	sa-k ^{he} -ci?
誰-施事	碗	方向-打碎-疑問

e. 榮紅話

[sə-wu] _[A]	[kuatʃa-le:] _[P]	fi-a-q ^{he}	ŋua?
誰-施事	碗-定指:個	方向-打碎	疑問

誰把碗打碎了？

例句 (33) 中指人疑問代詞 ʃato/ʃə/sa/sə “誰” 出現在句首，既作話題，同時又是窄焦點，在語意上“誰”是施事者，以上 5 個土語中疑問代詞“誰”都帶施事者標記。例句 (33) 可以用例句 (34) 回答：

⁶ 如果一個結構在口語或長篇語料中比其他結構常用，我們就說該結構從統計學 (statistically) 上來說是無標記的。反之，就是有標記結構 (LaPolla 1994, 黃成龍 2007:184, 黃成龍、王術德 2007)。

- (34) a. 木卡話
 [tɕilə-ti]_[A] [ɣu]_[P] a-k^hi-i.
 3 單-施事 碗 方向-打碎-狀態變化:3 單
- b. 綿箊話
 [ɦa-ji]_[A] [ɣəi]_[P] ʂə-tʂ^he.
 3 單-施事 碗 方向-打碎
- c. 黑虎話
 [t^hegu-sta]_[A] [ɣuətʂa]_[P] ɦa-q^he.
 3 單-施事 碗 方向-打碎
- d. 蘿蔔寨話
 [t^hə-sə]_[A] [ɣu]_[P] sə-k^hre-u.
 3 單-施事 碗 方向-打碎-狀態變化:3 單
- e. 榮紅話
 [t^he:-wu]_[A] [ɣuatʂa-le:]_[P] ɦa-q^he^ʔ.
 3 單-施事 碗-定指:個 方向-打碎
 他把碗打碎了。

例句 (34) 中第三人稱單數 tɕilə/ɦa/t^hegu/t^hə/t^he: “他” 是施事者，並出現在句首，既作話題，同時又是窄焦點，以上 5 個土語中 “他” 都帶施事者標記。

3.3.2 施事者不在句首位置

羌語典型的及物動詞句的結構是施事-受事-動詞，當施事者不出現在句首，而其他論元出現在施事者之前時，即轉換語法所謂的話題化結構；某些羌語的施事者標記也必須使用，如例句 (35)：

- (35) a. 木卡話
 [kə-ə^ʔ balubase]_[P] [tɕibo-ti]_[A] tə-ɕyɕye-i.
 1 單-屬格 東西 3 複-施事 方向-藏-狀態變化
- b. 綿箊話
 [a-ki pana]_[P] [ɦaŋa-ji]_[A] te-suisue.
 1 單:非話題-屬格 東西 3 複-施事 方向-藏

c. 麻窩話 (劉 1998:210)

[qa-k	pani] _[P]	[t ^h aχa-ji] _[A]	da-stə-tçi-ji.
1 單-屬格	東西	3 複-施事	方向-藏-3 複-狀態變化

d. 黑虎話

[qa-ts	pana] _[P]	[t ^h yla-sta] _[A]	do-stuə.
1 單-屬格	東西	3 複-施事	方向-藏

e. 蘿蔔寨話

[qa	pala-to] _[P]	[t ^h əla-sə] _[A]	tə-çuçu.
1 單	東西-定指	3 複-施事	方向-藏

f. 榮紅話

[qa-tɕ	pana-la-ha] _[P]	[t ^h emle-wu] _[A]	tə-ɕuə-tçi.
1 單-屬格	東西-定指-複	3 複-施事	方向-藏-3 複

我的東西他們藏起來了。

例句 (35) 整個句子結構上是一個受事-施事結構 (Undergoer-Actor construction)，在語用上是一個有標記話題-評述結構。受事者是名詞短語“我的東西”，它出現在句首作為話題；而施事者為第三人稱複數 tɕibo/ɦaŋa/t^haχa/t^hyla/t^həla/t^hemle “他們”，施事者和謂語“藏起來”一起作為評述。施事者 tɕibo/ɦaŋa/t^haχa/t^hyla/t^həla/t^hemle “他們”在以上所有羌語中都帶施事者標記。如果及物動詞的受事是複雜名詞短語，並出現在句首作話題，施事者作焦點時，施事者在有的土語裡帶施事者標記，如例句 (36)：

(36) a. 綿箴話

[[ɦaŋa-ji	pu-ki] _[關係句]	tɕ ^h o	a-ts ^h ai] _[P]	qəno
3 複-施事	做-名物化	飯	一-鍋	都

[ŋa-ji] _[A]	te-dzə-ɕa.
1 單:話題-施事	方向-吃-狀態變化:1 單

b. 黑虎話

[[t ^h yla	kuəχque	ɦe-kueti-ka] _[關係句]	t ^h e-ku] _[P]
3 複	飯	方向-做-名物化	那-鍋

[qa-sta] _[A]	sə-dz	de-ji-ua.
1 單-施事	方向-吃	方向-完-1 單

c. 麻窩話 (劉 1998:210)

[[tʰaχa-ji stə tʃə]_[關係句] tʰa-ra]_[P]

3 複-施事 飯 做 那-鍋

[qa]_[A] dzə da-sa.

1 單 吃 方向-完:1 單

d. 木卡話

[[tʃibo-ti tʃʰu tə-pu-pa-i-tɕi]_[關係句] tsʰe-bo]_[P]

3 複-施事 飯 方向-做-狀態變化-定指 那-鍋

[ka]_[A] tʃetsʰə ʂə-dzə-se.

1 單 都 方向-吃-狀態變化:1 單

e. 蘿蔔寨話

[[tʰəla-sə ʂti tə-pu-ge]_[關係句] tʰə-tsʰa-to]_[P]

3 複-施事 飯 方向-做-名物化 那-鍋-定指

[qa]_[A] nə ɦa-tie-sa.

1 單 都 方向-吃-狀態變化:1 單

f. 榮紅話

[[tʰemle-wu stuaha tə-bəl-ji]_[關係句] tʰa-l]_[P]

3 複-施事 飯 方向-做-狀態變化 那-鍋

[qa]_[A] sə-dze da-s-a.

1 單 方向-吃 方向-完-1 單

g. 蒲溪話

[[tʰaχa(-i) tsʰu te-pu-ji]_[關係句] tʰa-laqua]_[P]

3 複-施事 飯 方向-做-狀態變化 那-鍋

[ɦa]_[A] qeni ʂe-dze-si.

1 單:話題 全部 方向-吃-狀態變化:1 單

他們做的那鍋飯，我都吃了。

例句 (36) 整個句子在結構上也是一個受事-施事結構，在語用上是一個有標記話題-評述結構。受事者是帶有關係子句的名詞短語“他們做的那鍋飯”，它出現在句首作為話題，而施事者為說話人第一人稱單數 qa/ɦa/ka “我”，施事者和謂語 dzə/dz/tie/dze “吃”一起作為評述。例句 (36a) 中綿箴羌語受事 [[ɦaŋa-ji pu-ki]_[關係句] tʃʰo a-tsʰai] “他們做的那鍋飯”帶有前置關係子句，[ɦaŋa-ji] “他們做的”是關係子句的施事者，tʃʰo “飯”是關係子句的受事者，動詞 pu “做”是關

係子句的謂語，關係子句的施事者 *fiəŋa* “他們” 帶施事者標記 *-ji*。在例句 (36b-g) 中受事者帶有一個中心詞內置關係子句的複雜名詞短語，其關係子句的中心詞為 *kuəŋque/stə/tɕʰu/ʃti/stuaha/tsʰu* “飯” 出現在關係子句的施事者 *tʰyla/tʰaŋa/tɕibo/tʰəla/tʰemle/tʰaŋa* “他們” 與關係子句的謂語 *fiə-kueti/tʃə/tə-pu/tə-bəl/te-pu* “做” 之間。除了黑虎羌語外，其他土語中關係子句的施事者 *tʰyla/tʰaŋa/tɕibo/tʰəla/tʰemle/tʰaŋa* “他們” 出現在關係子句之首，並帶施事者標記 *-ji/-ti/-sə/-wu/-i*。主句的施事者 *qa/ŋa/ka* “我” 在黑虎羌語和綿箴羌語中分別帶施事者標記 *-sta* 和 *-ji*，在其他羌語中不帶施事者標記。

3.3.3 特殊的雙話題結構

羌語類似於漢語，有 NP, NP₁+NP₁+V 或 NP, NP₁+NP₂+V 特殊的雙話題結構，這種表面上看似重複結構中，儘管施事者和受事者都是人，實際上施事和受事分別指不同的所指，這種結構表示互動意義（黃成龍、王術德 2007）。在這種雙話題—評述結構中，爲了辨別哪個 NP 是施事者，哪個 NP 不是施事者，因此，作施事者的 NP 一般帶施事者標誌，如例句 (37)：

(37) a. 木卡話

<i>tɕibo mə,</i>	<i>[nu-i]_[A]</i>	<i>[ka-ta]_[P]</i>	<i>fə,</i>
3 複 人	2 單:話題-施事	1 單-與格	罵
<i>[ka-i]_[A]</i>	<i>[ku-ta]_[P]</i>	<i>fə.</i>	
1 單-施事	2 單:非話題-與格	罵	

b. 綿箴話

<i>fə-pʰe mei,</i>	<i>[no-ji]_[A]</i>	<i>[a-ro]_[P]</i>	<i>də</i>
那-批 人	2 單:話題-施事	1 單:非話題-非施事	罵
<i>[ŋa-ji]_[A]</i>	<i>[ʔü-ro]_[P]</i>	<i>də.</i>	
1 單:話題-施事	2 單:非話題-非施事	罵	

c. 榮紅話

<i>mi tʰa-ha,</i>	<i>[ʔü-wu]_[A]</i>	<i>[qa-ta]_[P]</i>	<i>ɣuɣu</i>
人 那些	2 單-施事	1 單-非施事	罵
<i>[qa-wu]_[A]</i>	<i>[ʔü-ta]_[P]</i>	<i>ɣuɣu.</i>	
1 單-施事	2 單-非施事	罵	

d. 黑虎話

tʰəʂə mə tʰəʂə, [ʔü(-sta)]_[A] [qa]_[P] kuaza-na,
 那些 人 那些 2 單-施事 1 單 罵-2 單
 [qa(-sta)]_[A] [ʔü]_[P] kuaza.
 1 單 2 單 罵:1 單

e. 蘿蔔寨話

mə tʰe-pʰəi, [nə]_[A] [qa-to]_[P] zdu
 人 那-批 2 單 1 單-非施事 罵
 [qa]_[A] [nə-to]_[P] zdu.
 1 單 2 單-非施事 罵
 那群人，你罵我，我罵你。

例句 (37) 中的人稱代詞 nu~ku,no~ʔü,nə/ka,a~ŋa,qa “你/我” 可以由例句 (38) 中的指示代詞 tɕi~tɕa~tsə~tse:~tsa/tʰa~fia~tʰə~tʰe:~tsʰa “這個/那個” 替代，其意義不變。作施事的指示代詞一般帶施事者標誌，如：

(38) a. 木卡話

tɕipʰa mə [tɕi-to-ti]_[A] [tʰa-to]_[P] fa
 那幫 人 這-個-施事 那-個 罵
 [tʰa-to-ti]_[A] [tɕi-to]_[P] fa.
 那-個-施事 這-個 罵

b. 綿箴話

fia-pʰe mei [tɕa-ko-ji]_[A] [fia-ro]_[P] də
 那-批 人 這-個-施事 那-非施事 罵
 [fia-ko-ji]_[A] [tɕa-ro]_[P] də.
 那-個-施事 這-非施事 罵

c. 蘿蔔寨話

mə tʰe-pʰəi [tsə-sə]_[A] [tʰə-to]_[P] zdu
 人 那-批 這個-施事 那個-非施事 罵
 [tʰə-sə]_[A] [tsə-to]_[P] zdu
 那個-施事 這個-非施事 罵

d. 榮紅話

mi tʰa-ha [tse:-wu]_[A] [tʰe:-ta]_[P] kuku
 人 那些 這-個-施事 那-個-非施事 罵

[t^he:-wu]_[A] [tse:-ta]_[P] ɤuku.
 那:個-施事 這:個-非施事 罵

e. 黑虎話

t^həʂə mə t^həʂə [tsa-stə]_[A] [ts^ha-ts]_[P] ɤuaza-na,
 那些 人 那些 這個-施事 那-屬格 罵-2 單
 [ts^ha-stə]_[A] [tsa-ts]_[P] ɤuaza.
 那個-施事 這-屬格 罵:1 單
 那幫人，這個罵那個，那個罵這個。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表面上施事者標記出現與否受生命度等級差異、指稱性、句法結構以及信息結構的制約，但其內在原因都是因為以上這些結構中出現兩個指人所指，或者兩個論元中，第一個論元是無生命，第二個論元是有生命，即兩個潛在的施事論元，為了區分哪個論元是施事者，哪個論元不是施事者，施事論元帶施事者標記。施事者標記在羌語各方言土語中分布不平衡。曲谷羌語的施事者只在同一個名詞同時作施受的情況下出現，受語意、語用的限制最大。施事者標記在其他土語體現生命度差異、指稱性限制、反身結構、強調施事者或者施事者不在句首位置時，都會強制性出現。在有的結構中，個別土語的施事者標記不出現，譬如，在雙及物動詞句中，蘿蔔寨羌語和蒲溪羌語的施事者標記不出現，而其他羌語中施事者標記會出現。在直接引語結構中，除了黑虎羌語中施事者標記不出現外，其他羌語中都會出現。在許可/使役結構中，蘿蔔寨羌語的施事者標記有時出現，有時不出現，榮紅羌語的施事者標記在許可/使役結構中一般不出現，其他羌語中施事者標記都會出現。其他情況下，施事者標記是選擇性的，既可以用，也可以不用。

在長篇語料中，施事者標記在各方言土語中的分布極不平衡，而且出現頻率非常低。曲谷羌語、蒲溪羌語、榮紅羌語施事者標記在長篇語料中的出現頻率對比見〈表2〉：

〈表2〉羌語長篇語料中施事者標誌的出現頻率（以句子為單位）

土語	語篇 1	語篇 2	語篇 3	語篇 4	語篇 5	語篇 6	總頻率	百分比
曲谷	0/102	0/64	0/46	0/24	0/34	0/87	0/357	0%
蒲溪	0/43	5/68	5/128	5/54			15/293	5.1%
榮紅	0/12	0/20	9/94	1/31	18/162	12/216	40/535	7.5%

從〈表 2〉(斜杠左邊是施事者標誌出現次數, 右邊是各篇語料的總句子數) 可以看出, 作者統計的曲谷話 6 篇長篇語料中有 357 個句子(黃布凡、周發成 2006:305-337), 沒有一個句子帶施事者標誌。蒲溪話 4 篇長篇語料共有 293 個句子(黃成龍 2007:239-282), 只有 15 個句子有施事者標誌, 占 5.1%。榮紅話 6 篇長篇語料有 535 個句子(LaPolla with Huang 2003:251-328), 有 40 個句子帶施事者標誌, 占 7.5%。從這三個土語比較來看, 曲谷話施事者標誌出現頻率最低, 榮紅話施事者標誌出現頻率稍高於蒲溪話。由於羌語中施事者更具有話題性, 在長篇語料中施事者標記可以由話題標記替換, 如例句(39a-b), 其句意差異不大(LaPolla with Huang 2003:258-259):

- (39) a. ...ʂkup-le:-wu qa dza: jə-kəpə-ʂə...
 ...星星-定指:量詞-施事 1 單 吃:將行:1 單 說-慣常-連詞
 ...星星經常說要吃我...
- b. ...ʂkup-le:-ɲuəŋi qa dza:-w-a...
 ...星星-定指:量詞-話題 1 單 吃:將行-3 單-1 單
 ...星星呢要吃我...

4. 與施事者標記相關的其他格標記

施事者標記、工具格和由格(ablative case)異種同形(isomorphic)現象, 即指用同一種標記形式不僅標記施事者, 還標記工具格和由格, 這在藏緬語中並不罕見。羅仁地(LaPolla 1994, 1995a-b)統計了 140 多種藏緬語及其方言顯示, 有 72 種語言施事格和工具格標誌相同, 45 種語言由格和工具格標記相同, 23 種語言施事格和由格標記相同。絕大多數羌語土語的施事者標記不僅標記施事者, 而且還標記工具格和由格, 與羅仁地提出的三種異種同形標記類型⁷中的施事者-工具格-由格類型相一致。

4.1 工具格標記

通過比較發現, 我們列舉的以上羌語土語的施事者標記不僅出現在施事者之後標記施事者, 而且還可以出現在工具論元之後, 表示工具格, 例如:

⁷ 羅仁地(LaPolla 1995b, 2004)提出的藏緬語格標記三種異種同形分別為: 施事格-工具格-由格類型(agentive-instrumental-ablative type)、受事-與格-向格-位格類型(patient-dative-allative-locative type)、工具-隨同格類型(instrumental-comitative type)。

- (40) a. 木卡話
 tɕi-to-te tɕatɕo-ti a-tie-pa-i ŋuə.
 這-個-話題 刀子-工具 方向-砍-做-狀態變化 是
- b. 蒲溪話
 tsi tɕotsu-i da-ts^hua-i-tɕi.
 這:個 刀子-工具 方向-砍-狀態變化-不定指
- c. 綿箴話
 tɕi tsəzo-ji ts^hua-ki le.
 這:個 刀子-工具 砍-名物化 是
- d. 桃坪話 (孫 1981:150)
 tsə³³-ti³³ tɕa³¹dzo³³-i³¹ ə¹³¹-ts^hua⁵⁵te⁵⁵-ti³³ ŋuə³³.
 這-個 刀子-工具 方向-砍-名物化 是
- e. 麻窩話 (劉 1998:214)
 tsa: dʒatʃa-ji xtɕixtɕi-s ŋuə-ji.
 這:個 刀子-工具 砍:重疊-名物化 是-示證
- f. 黑虎話
 tsə-za tsuezə-sta da-ts^hua-ka ŋui.
 這-個 刀子-工具 方向-砍-名物化 是
- g. 蘿蔔寨話
 tsə-dze-mə tɕezu-sə ɸa-ts^hua.
 這-個-話題 刀子-工具 方向-砍
- h. 榮紅話
 tse-ze xtɕepi-wu te-xə¹-ji ŋuə.
 這-個 刀子-工具 方向-砍-狀態變化 是
 這個是用刀子砍的。

從以上 8 個土語的例子可以看出，工具“刀子”後的工具格標記與前面各自的施事者標記一樣。如果工具是一種容器，使用何種格標記，在羌語中並不完全一致，如例句 (41)：

- (41) a. 木卡話
 ka ku-ti~χe tsuə t^hie-a.
 1 單 碗-工具/-位格 水 喝-1 單

b. 黑虎話

a	kuatʃa-sta~ta	tsuə	tsʰə	ma.
1 單	碗-工具/-位格	水	喝	要

c. 蘿蔔寨話

qa	ku-sə~ge	tʃu	tʃʰi	ma.
1 單	碗-工具/-位格	水	喝	要

d. 麻窩話（劉 1998:213）

qa	kuʃa-ka~ci	tsə	tʰia:	
1 單	碗-位格/-位格	水	喝:將行:1 單	

e. 蒲溪話

ŋa	ku-i	tsue	tʃʰe-u-a.	
1 單:話題	碗-工具	水	喝-將行-1 單	

f. 綿簾話

ŋa	kəi-qa	tsue	tʰie-u-a.	
1 單:話題	碗-位格	水	喝-將行-1 單	

g. 榮紅話

qa	kuatʃa-ka	tsə	tʃʰa:	
1 單	碗-位格	水	喝:將行:1 單	

我要用碗喝水。

例句 (41) 中木卡羌語、黑虎羌語、蘿蔔寨羌語既可以用工具格標記，也可以用位格標記，蒲溪羌語只能用工具格標記。麻窩羌語、綿簾羌語、榮紅羌語只能用位格標記。絕大多數羌語土語的施事者標記和工具格標記可以同時出現在同一個句子中，是一種形式標記兩種格標記最明顯的現象，如例句 (42)：

(42) a. 木卡話

zədə-te	tɕilə-ti	tsetu-ti	a-dze-i.	
紙-話題	3 單-施事	剪刀-工具	方向-剪斷-狀態變化	

b. 蒲溪話

zedə	tʰala-i	tsituə-i	tsu.	
紙	3 單-施事	剪刀-工具	剪	

c. 綿簾話

zedə-ji	ɦa-ji	tsənto-ji	ɦa-pəi-ki	le.
紙-定指	3 單-施事	剪刀-工具	方向-剪-名物化	是

d. 黑虎話

zet	tsa	t ^h egu- sta	ɕifu- sta	tə-tua-ka	ŋui.
紙	這	3 單-施事	剪刀-工具	方向-剪-名物化	是

e. 蘿蔔寨話

zidzə-to	t ^h ə- sə	ɕeɕpo- sə	die-ɕpəi.
紙-話題	3 單-施事	剪刀-工具	方向-剪斷

f. 榮紅話

ze:	la-ha	t ^h e:- wu	qusap- wu	tə-tua-ji	ŋuə.
紙	這些	3 單-施事	剪刀-工具	方向-剪-狀態變化	是

紙是被他/她用剪刀剪的。

4.2 由格標記/源點

由格（也有人稱為從格、奪格標誌）表示方位和時間論元作為命題動作所進行的源點 (the source) 或參照點方向。絕大多數羌語土語中由格標記與施事者標記形式相同，如例句 (43)：

(43) a. 木卡話

tɕilə	kəte- ti	k ^h əli	tse.
3 單	上面-由格	下面	看

b. 蒲溪話

t ^h ala	qeti- tə	q ^h eko	tsi.
3 單	上面-由格	下面	看

c. 綿箴話

fiə- ji	qete- ji	qata	qetɕe.
3 單-施事	上面-由格	下面	看

d. 麻窩話（劉 1998:214）

t ^h a:- ji	qutu- ji	qeli	tsi-ji.
3 單-施事	上面-由格	下面	看-狀態變化

e. 黑虎話

t ^h egu	qəsti- sə	qən	tɕa-na.
3 單	上面-由格	下面	看-句尾

f. 蘿蔔寨話

t ^h ə	qaɕa-sə	k ^h eɕa	sə-u.
3 單	上面-由格	下面	看-句尾

g. 榮紅話

t ^h e:	məqte:-wu	qəl-la	tse.
3 單	上面:位格-由格	下面-位格	看
他從上面看下面。			

以上 7 個羌語土語，蒲溪羌語的由格標記 -tə，與施事者標記 -i 和工具格 -i 標記不同，但蒲溪羌語的由格標記與木卡羌語的施事者、工具格和由格標記 -ti 相同。黑虎羌語的由格標記 -sə 與施事者標記和工具格標記 -sta 不同，但黑虎羌語的由格標記與蘿蔔寨羌語的施事者、工具格和由格標記 -sə 相同。其他羌語土語的由格與施事者標記和工具格標記形式相同。如果某物源於某動物，其由格標記形式在羌語中存在差異，有的土語由格出現在位格之後，有的土語不用由格，用位格，例如：

(44) a. 木卡話

ts ^h a	hmə	ts ^h a	ɕipe-ti/-ɕe-ti	lu-i.
羊	毛	羊	身-由格/-位格-由格	來-狀態變化

b. 綿箴話

ts ^h e	məi	ts ^h e-ki	ɕipəi-qa-ji	lə.
羊	毛	羊-屬格	身子-位格-由格	來

c. 黑虎話

ts ^h e	ɕue	tsa-sə	ts ^h ə-ts.
羊	毛	這個-由格	羊-屬格

d. 蘿蔔寨話

tɕ ^h efioŋ-ji	tɕ ^h e-ge-sə	lo.
羊毛-定指	羊-位格-由格	來

e. 榮紅話

ts ^h efu	ts ^h e-ta	lu-ji	ŋuə.
羊毛	羊-位格	來-狀態變化	是
羊毛出自羊身上。			

例句 (44) 中黑虎羌語在 tsa “這個” 後直接用由格 -sə，木卡羌語、綿箴羌語 ɕipe/ɕipəi “身體” 後用位格 -ɣe/-qa，再用由格標記 -ti/-ji、蘿蔔寨羌語在 tɕʰe “羊” 後用位格 -ge，再用由格標記 -sə。榮紅羌語在 tsʰe “羊” 後直接用位格 -ta。

從前面的例句可以看出，我們所列舉的多數羌語土語的施事者標記不僅標記施事者，而且還標記工具格和由格，即施事者-工具格-由格標記同形，羌語各土語的施事者-工具格-由格標記見〈表 3〉：

〈表 3〉羌語施事者、工具格、由格標記對照表

地點	施事	工具格	由格
茂縣維城鄉中村	-kə	-kə	-kə
茂縣雅都鄉俄口寨	-kə	-kə	-kə
茂縣雅都鄉榮紅寨	-wu	-wu	-wu
黑水縣慈壩鄉慈壩村	-ʂ	-ʂ	-ʂ
松潘縣小姓鄉埃溪村	-ʂ	-ʂ	-ʂ
茂縣松坪溝鄉麥石寨	-ɕ	-ɕ	-ɕ
茂縣窪底鄉熱額辣寨	-ɕi	-ɕi	-ɕi
茂縣白溪鄉余家溝村	-ɕi	-ɕi	-ɕi
茂縣永和鄉臘普村卡爾寨	-s/-ɕi	-s	-s
汶川縣雁門鄉蘿蔔寨	-sə	-sə	-sə
茂縣谷鄉河西村	-ʂ	-ka ~ -aq	-ta ~ -tɕi
黑水縣麻窩鄉	-ji	-ji	-ji
汶川縣綿箴鄉羌鋒村	-ji	-ji	-ji
理縣蒲溪鄉休溪寨	-i	-i	-tə
理縣桃坪鄉桃坪村	-i ³³	-i ³³	-ko ³³
理縣木卡鄉水塘寨	-ji/-ti	-ti	-ti
茂縣黑虎鄉二村	-sta	-sta	-sə
汶川縣龍溪鄉瑪得村	-le ³¹		-le ³¹
茂縣三龍鄉勒依村	-ɣkən ⁸		

〈表 3〉可以看出，19 個羌語土語中，13 個土語的施事者、工具格和由格標記形式相同。3 個土語的施事者和工具格標記相同，由格不同。龍溪羌語的施事

⁸ 三龍羌語有鼻輔音尾，如 ʂpən “腎”、tɕʰuen “踩”、minɣua “晚上”，三龍羌語基本上未與藏語接觸，因此，三龍羌語的鼻輔音尾不可能是借自藏語施事名物化 -n。

者標記和由格標記形式相同，工具格不同。曲谷羌語和三龍羌語的施事者、工具格和由格標記形式都不同。儘管在某些羌語區域內施事者標記應該可以追溯共同的來源，如維城羌語、俄口羌語、榮紅羌語的施事者標記 *-kə/-wu*，其形式相似，分布類似，應該說維城羌語、俄口羌語、榮紅羌語的施事者標記是共同創新的；並且，維城羌語、俄口羌語、榮紅羌語的施事者標記與工具格、由格標記 *-kə/-wu* 有關。慈壩羌語、松潘羌語、松坪溝羌語、窪底羌語、白溪羌語、永和羌語、蘿蔔寨羌語的施事者標記 *-ʃ/-ci/-sə*，其形式相似，分布類似，應該說慈壩羌語、松潘羌語、松坪溝羌語、窪底羌語、白溪羌語、永和羌語、蘿蔔寨羌語的施事者標記是共同創新的；並且，慈壩羌語、松潘羌語、松坪溝羌語、窪底羌語、白溪羌語、永和羌語、蘿蔔寨羌語的施事者標記與工具格、由格標記 *-ʃ/-ci/-sə* 有關。麻窩羌語、綿篴羌語、蒲溪羌語、桃坪羌語、木卡羌語 *-ji/-i*，其形式相似，分布類似，應該說麻窩羌語、綿篴羌語、蒲溪羌語、桃坪羌語、木卡羌語的施事者標記是共同創新的；並且，麻窩羌語、綿篴羌語、蒲溪羌語、桃坪羌語、木卡羌語的施事者標記與工具格、由格標記 *-ji/-i* 有關。少數土語的施事者標記與其他土語不同，如龍溪羌語 *-le³¹*、三龍羌語 *-ɣkən*、黑虎羌語 *-sta* 的施事者標記不同，很可能這三個土語的施事者標記是各自發展起來的。從整個羌語看，羌語的施事者標記不是從原始羌語分化前就有，而是原始羌語分化後才產生的。

通過與藏文以及幾個現代藏語方言的比較，羌語施事者標記的三種類型 *-kə ~ -wu*, *-ʃ ~ -ɕ ~ -s*, *-ji ~ -i* 與藏文的作格 / 工具格標記 *-kyis ~ -gyis ~ -gis ~ -is* 相似 (DeLancey 2003a:258)。這是否意味著羌語的施事者標記與藏文的作格標記同源？還是意味著羌語的施事者標記借自藏語？儘管藏文的作格標記 *-kyis/-gyis/-gis/-is*、工具格標記 *-kyis/-gyis/-gis/-is* 和由格標記 *-las* 都包含 *-s*，其作格和工具格是以屬格為基礎的，相反，由格是以位格為基礎的，因此，藏文的作格只與工具格同形，與位格沒有任何關聯如〈表 4〉(Huang 2009)：

〈表 4〉藏語的格標記

土語	作格	工具格	由格
藏文 (DeLancey 2003a)	<i>-kyis/-gyis/-gis/-is</i>	<i>-kyis/-gyis/-gis/-is</i>	<i>-las</i>
拉薩藏語 (DeLancey 2003b)	<i>-ki</i>	<i>-ki</i>	<i>-nas</i>
瑪曲藏語 (周毛草 2003)	<i>-kə</i>	<i>-ɣə</i>	<i>-nas</i>
巴爾迪藏語 (Read 1934)	<i>-i/-si</i>	<i>-i/-si/-na</i>	<i>-na</i>
拉達克藏語 (Koshal 1979)		<i>-is</i>	<i>-nas</i>
夏爾巴藏語 (Kelly 2004)	<i>-ki/-gi/-re</i>	<i>-la</i>	<i>-ne/-me</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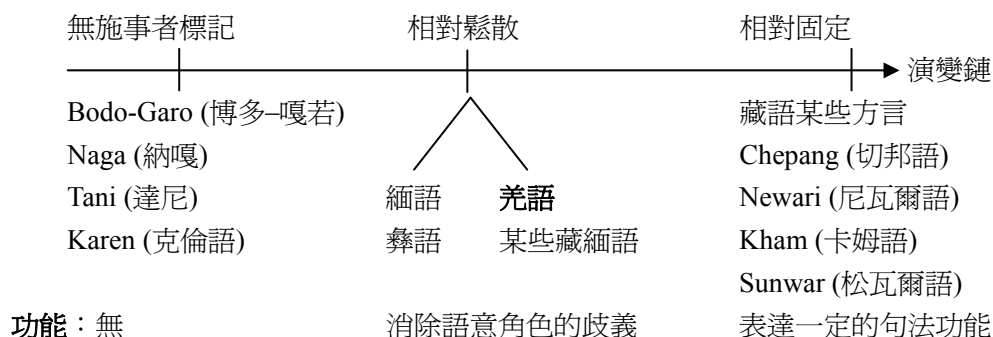
由於羌語與藏語的相關格標記發展途徑不同，同時藏語的作格標記和羌語的施事者標記的制約因素也不盡相同。藏語的作格標記主要受動詞及物性 (transitivity) 高低、自主性高低與否 (volitional vs. non-volitional)、完成體與未完成體 (perfective vs. imperfective) 以及話題性 (topicality) 的制約 (DeLancey 1981, 1985, 1990)，羌語的施事者標記是爲了區分兩個潛在的施事論元。因此，我們認爲羌語的施事者標記並不與藏語的作格標記同源。兩個語言的施事者標記或者作格標記是平行漂移 (parallel drift) 的產物 (LaPolla 1994, Huang 2009)。

DeLancey (1984) 和 LaPolla (1994, 1995a-b, 2004) 指出藏緬語的施事者標記發展的規律性途徑是從動作的來源，也就是由格標記先產生，緊接著通過隱喻延伸標記其他類型的語意角色，如工具或者施事，即先標記源點（由格），通過隱喻延伸標記工具（工具格），再延伸標記施事。可預測的發展途徑用公式表示爲：由格→工具→施事者標記。就羌語而言，絕大多數土語（13 個土語）的施事者標記的發展符合這條原則，但還有幾個土語出現例外，我們還需要更詳細的語料去證實。

5. 結語

本文作者通過羌語 8 個點的詳細語料分析和比較了羌語（19 個土語）施事論元的標記，通過比較研究發現羌語施事者的標記形式多樣，只標記及物動詞的施事者，不標記不及物動詞的施事者。羌語施事論元標記的分布有相似的一面，也有差異的一面。其相似性在於大多數羌語土語施事者標記出現與否是受生命度差異、指稱性、信息結構以及句法結構的限制。羌語施事者標記分布的差異性在於標記形式的差異，以及異種同形的差異性。從長篇語料看，曲谷話很少使用施事者標記——只在施受相同的非所指的互動結構。蒲溪話和榮紅話的施事者標記雖然出現頻率比曲谷話高，但不是每個施事者都帶施事者標記。大多數羌語的施事論元標記處於非系統性，即不是主要由句法功能決定，主要是由語意、語用決定的。

根據羅仁地 (LaPolla 1992, 1994, 1995a-b, 2004) 對 140 多種藏緬語施事者標記的研究，提出藏緬語格標記發展的不同階段，我們可以看出羌語施事者標記在藏緬語施事者標記演變軌跡中處於相對鬆散的、非系統的階段，用圖表示如下：



〈圖 6〉藏緬語施事者標記的不同發展階段

從〈圖 6〉可以看出，藏緬語中博多-嘎若、納嘎、達尼、克倫語等沒有施事者標記，相反，藏語某些方言、切邦語、尼瓦爾語、卡姆語、松瓦爾語等施事者標記已經發展成相對固定，表達一定的句法功能，所以，常稱之為作格標記。緬彝語、羌語以及其他一些藏緬語的施事者標記，不是強制性的，其功能主要是為了消除語意上的歧義。羌語的施事者標記在藏緬語施事者標記發展演變鏈中處於相對鬆散的發展階段，受語意和語用的制約較大。由於羌語及物動詞句的詞序是 $NP_1 + NP_2 + V$ ，通常 NP_1 是施事者， NP_2 是其他論元。當句中出現兩個以上有生命論元或者施事論元的生命度低於受事論元或者施事論元不出現在句首等等時，就容易出現混淆，不知道 $NP_1 + NP_2 + V$ 中哪個論元是施事者，哪個論元不是施事者，為了辨別 NP_1 和 NP_2 ，哪個是施事者，哪個不是施事者，在此情況下，施事論元才會帶施事者標記。就句子的結構而言，一般有語意功用（施事、受事、接受、目標、經歷等）和語用（話題、焦點）功能，在有的語言裡語意角色和語用功能結合在一起，並語法化為所謂的主格和賓格，如英語，有的語言裡語法化為作格和通格，如澳大利亞 Dyirbal 語 (Dixon 1979, 1994)。藏緬語族語言中草登嘉戎語有 S/A 控制動詞一致關係 (verb agreement)，另並列句、動副 (converb) 結構 (孫天心、石丹羅 2002)、中心詞內嵌關係子句 (孫天心 2006) 中同指論元省略有 S/A 軸心；因此，草登嘉戎語主賓格型語言特徵較為明顯。相反，草登嘉戎語的施事格標記主要受“認同等第”的制約。羌語句子的語意角色和語用功能除了動詞的人稱標記語法化為賓格型 S/A 標記外，其他結構的語意角色和語用功能並沒有結合在一起，也沒有完全語法化為賓格型或者作格型，所有羌語土語的句子組織結構主要還是受語意和語用的制約。羌語施事者標記的非強制性與羌語自身句子的組織結構密切相關。羌語施事者標記的分布在羌語中也不平衡，有的土語雖然有格標記，但施事者標誌出現頻率較低，如曲谷羌語。有的土語施事者標

記出現頻率較大，但不是所有及物動詞句中的施事者都帶施事者標記，有時候出現，有時候不出現，因此，羌語中的施事者標記還不是成系統的，受句法功能的制約較少，受語意和語用的制約較大。儘管在某些羌語區域內施事者標記應該可以追溯共同的來源，但不能追溯到原始羌語。羌語的施事者標記是原始羌語分化後產生的。

引用文獻

- Comrie, Bernard. 1978. Ergativity. *Syntactic Typology: Studies in the Phenomenology of Language*, ed. by Winfred P. Lehmann, 329-394.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Comrie, Bernard. 1989. *Language Universal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Syntax and Morphology* (2nd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Lancey, Scott. 1981. An interpretation of split ergativity and related patterns. *Language* 57.3:626-657.
- DeLancey, Scott. 1984. Etymological notes on Tibeto-Burman case particles.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8.1:59-77.
- DeLancey, Scott. 1985. On active typology and the nature of agentivity. *Relational Typology*, ed. by Frans Plank, 47-60.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DeLancey, Scott. 1990. Ergativity and the cognitive model of event structure in Lhasa Tibeta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3:289-321.
- DeLancey, Scot. 2003a. Classic Tibetan.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ed. by Graham Thurgood & Randy J. LaPolla, 255-269.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DeLancey, Scot. 2003b. Lhasa Tibetan.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ed. by Graham Thurgood & Randy J. LaPolla, 270-288.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Dixon, R. M. W. 1979. Ergativity. *Language* 55.1:59-138.
- Dixon, R. M. W. 1994. *Ergativity*.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ng, Hwang-cherng. 1989. Case postpositions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in Tibetan Studies* 2:1-10.
- Huang, Chenglong. 2004. *A Reference Grammar of the Puxi Variety of Qiang*.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issertation.
- Huang, Chenglong. 2009. Shared morphology in Qiang and Tibetan. *Issues in Tibeto-Burma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 by Yasuhiko Nagano, 223-240.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 Kelly, Babara. 2004. A grammar and glossary of the Sherpa language. *Tibeto-Burman Languages of Nepal: Manange and Sherpa*, ed. by Carol Genetti, 190-324. Pacific Linguistics 557.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Koshal, Sanyukta. 1979. *Ladakhi Grammar*.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 Lambrecht, Knud. 1994. *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Sentence Form: Topic, Focus and 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s of Discourse Referent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Polla, Randy J. 1992. Anti-ergative marking in Tibeto-Burman.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15.1:1-9.
- LaPolla, Randy J. 1994. Parallel grammaticalizations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evidence of Sapir's 'drift'.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17.1:61-80.
- LaPolla, Randy J. 1995a. Ergative marking in Tibeto-Burman. *New Horizons in Tibeto-Burman Morphosyntax*, ed. by Yoshio Nishi, James A. Matisoff & Yasuhiko Nagano, 189-228.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 LaPolla, Randy J. 1995b. On the utility of the concepts of markedness and prototypes in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rphological system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66.4:1149-1185.
- LaPolla, Randy J. 1995c. Pragmatic relations and word order in Chinese. *Word Order in Discourse*, ed. by Pamela Downing & Michael P. Noonan, 297-329.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LaPolla, Randy J. 2004. On nominal relational morphology in Tibeto-Burman. *Studies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Papers in Honor of Professor Hwang-cherng Gong on His 70th Birthday*, ed. by Ying-chin Lin, Fang-min Hsu, Chun-chih Lee, Jackson T.-S. Sun, Hsiu-fang Yang & Dah-an Ho, 43-73.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LaPolla, Randy J., with Chenglong Huang. 2003. *A Grammar of Qiang, with Annotated Texts and Glossary*.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Read, Alfred F. C. 1934. *Balti Grammar*.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 Van Valin, Robert D. Jr., and Randy J. LaPolla. 1997. *Syntax: Structure, Meaning and Functio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向柏霖. 2008. 《嘉絨語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周毛草. 2003. 《瑪曲藏語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胡素華. 2002. 《彝語結構助詞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孫天心. 2006. 〈草登嘉戎語的關係句〉, 《語言暨語言學》 7.4:905-933。
- 孫天心, 石丹羅. 2002. 〈草登嘉戎語與「認同等第」相關的語法現象〉, 《語言暨語言學》 3.1:79-99。
- 孫宏開. 1981. 《羌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黃布凡. 1991. 〈羌語支〉, 馬學良主編《漢藏語概論》(上冊), 208-369。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黃布凡, 周發成. 2006. 《羌語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黃成龍

- 黃成龍. 2007. 《蒲溪羌語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黃成龍. 2009. 〈羌語方言土語及其活力〉，張曦主編《持顛扶危——羌族文化災後重建省思》第七章，177-197。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 黃成龍，王術德. 2007. 〈蒲溪羌語的話題-評述結構〉，《語言暨語言學》8.2:519-551。
- 劉光坤. 1987. 〈論羌語代詞的“格”〉，《民族語文》1987.4:50-58。
- 劉光坤. 1998. 《麻窩羌語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羅仁地，潘露莉. 2005. 〈焦點結構的類型及其對漢語詞序的影響〉，徐烈炯、潘海華主編《焦點結構和意義的研究》，57-78。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Received 13 April 2009; revised 9 October 2009; accepted 20 November 2009]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ldg. 6, No. 27, Zhongguancun South Street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081, China
huangcl@cass.org.cn

Agentive and Other Markings in Qiang

Chenglong Hua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form and function/distribution of the postposition of the agentive referent in transitive clauses through a comparison of 19 dialectal varieties of Qiang.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the agentive marking in Qiang is not marked for syntactic function (either nominative or ergative case), but reflects semantic/pragmatic constraints; therefore, the marking of the agentive referent just reflects the semantically based nature of grammatical relations in Qiang.

Key words: typology, grammatical relation, case marking, ergative, Sino-Tibetan